

程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四十卷

雜論

春秋左氏傳雜論二十五篇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

春秋左氏傳雜論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

氏未薨故名

云

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

事非禮也

注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也子氏仲子薨在二年

右隱元年周政衰禮廢歸惠公之賵於葬後

宜有之也而子氏未薨無故而并歸賵此為

難知抑侮耶詛耶它國赴告之不一而誤耶

求周之所以然者而莫得而人情無容如此



也侮詛則周之不君甚矣言豫凶事非也誤則周之無政極矣言豫凶事亦非也不君無政則又何暇論禮與非禮之間哉言非禮亦非也蓋此元年七月也而子氏以二年十二月薨相去不遠杜氏以長歷推經或言日誤或言日月必有誤者不一安知非策牘脫亂而傳忘夏五之疑杜又信傳而不核其然歟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又曰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

右隱三年周衰徒以虛器位諸侯上而周又最弱質固宜也然王而與鄭質鄭也而質王則無王與不臣未有甚於此時者如先君子之論則宜曰王不當取諸侯質諸侯固不可以質王可矣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又曰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是周情不鄭敵也非先君子之言也

庚午鄭師入郟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



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右隱十年經書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公敗宋師於苦辛未取郕辛巳取防杜預云齊鄭後期而傳言鄭入郕入防蓋鄭後至而得邑歸功于魯魯受而不辭故書取也按十一年公及齊侯鄭伯入許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恭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不敢預聞迺與鄭人鄭伯使

許大夫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其敢以許自爲功乎是魯與齊鄭連伐宋伐許而同勝之齊皆不取魯取宋邑而讓許土鄭以宋邑歸魯而得許不有也鄭莊公爲有禮且正宜矣隱公賢君也知讓許土而不嫌於取郕防豈其心哉蓋許國也郕防邑也人情於大者則不敢貪而辭小者則易而受故三國有功而魯獨失惜哉

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



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竝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右桓十八年周公黑肩欲弒莊王而立其弟克辛伯告王而殺之元惡得戮義無可悔而傳廼以謂辛伯嘗陳四者以諫周公弗從故及於難夫使子儀作亂以累周公周公無辜而及禍如是言之可也周公為惡而自禍豈但前弗從諫之咎傳意非也

十一年鄭昭公之敗北戎也

大子忽

齊人將妻之昭

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

三公子皆君也

子突子亶子儀母皆寵

弗從昭公立宋莊公

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

子突而求

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

厲公立又十五年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

殺之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昭公入又十七年

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公子亶又十八年齊人殺子

亶而轅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



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也  
右相十一年十五年十七年十八年傳趙穿  
弒君而春秋書趙盾弒其君爲亾不出境返  
不討賊而仲尼善盾以其爲法受屈也祭仲  
立昭公又廢之立厲公又逐之至高渠彌弒  
昭公而立公子亶又假手於齊而殺之復立  
子儀人臣而改立君者四然而春秋不書其  
罪當時稱以知免何耶盾之力足以全靈公

而靈公欲殺盾不獲而見弒弒非盾爲而事  
由盾起故盾被惡名而不辯若祭仲自昭公  
之未立也固已諫其受齊婚知有後日之禍  
也昭公不從而及此其廢昭而立厲又非已  
志宋實劫之若曰喪君有君社稷無隕多矣  
是仲之心也至高渠彌立子亶齊人將誘而  
殺之仲雖知之而不往同其難則仲與子亶  
無君臣之分然也不然則衛州吁既篡立爲  
君矣石碯亦安得使陳人并石厚殺之哉石



厚之黨於州吁猶高渠彌之黨於子亶也石  
碯教陳殺二人尚無罪則齊人自誘二人殺  
之祭仲安得而預其難哉晏平仲亦曰君爲  
社稷亾則亾之爲社稷死則死之若爲已死  
而爲已亾非其親昵誰敢任之祭仲石碯晏  
平仲易地則皆然人謂其以知免而仲曰信  
也者知其不可辯而可受也公羊以祭仲廢  
君爲行權而范甯非之曰是神器可得而窺  
也夫鄭之亂非一人之力可爲也祭仲固前

言之矣宋既劫之非其死所而三公子又自  
爭立以及於難祭仲何罪乎卒之逆子儀於  
陳而立之以存鄭者祭仲也則其本心可見  
矣馮道在五代時歷事異姓而不預其難惟  
其草昧力相篡奪道以爲不足死而勢不得  
去故易世更主依違而獨全而世不加惡於  
道或恕而許之至稱其明哲保身其庶幾乎  
祭仲之以免者非耶然則要極而言之何如  
曰君子遭此爲不幸



晉栢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富彊者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右莊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士蔿對伐虢事言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何其賢哉賢者而謀人之國則必以其道若患公族之偪則有

道以裁之矣而無故教其君以滅宗黨戕支

傷本如是以爲彊宮室耶實弱之矣獻公知

患其族而不知患其子身死而諸子爭立禍

流晉邦申生縊夷吾重耳奔而奚齊卓子其

愛子也皆爲世大戮蓋其事好還也非天啓

文公晉其可望血食哉來俊臣輩教武后誅

唐宗室而后亦不自戕武氏黨故士蔿之罪

深於後人

號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



將至矣遂奔晉

右閔二年孟子論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  
亾而吳起亦言數勝以亾者衆善哉舟之僑  
之觀國於其得志焉而憂之可謂知矣

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公  
使讓之對曰寇讐之保又何慎焉

云

退而賦曰

狐裘尫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右僖五年士蔿始勸晉侯去桓莊之族羣公  
子皆無罪而以爲戮晉公室已弱矣晉侯惑

驪姬欲去申生夷吾重耳故爲二公子築蒲  
與屈士蔿賢乎嘗諫其君無疏諸子自啓禍  
不然知三年知將尋師焉則無築可也築而  
不慎坐觀晉隙若非已任者而退有後言以  
謂一國三公夫晉之寵者不惟奚齊卓子乎  
而二公子何預爲臣不忠慢君誤國其罪大  
矣惡後之人昵其浮詞而不要其衷故辯之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

胙

云

下拜登受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



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

云云

右僖九年葵丘之會天子初使賜胙齊方霸諸侯未有大失而宰孔徒以其勤遠略知終在亂遽勸晉侯以無會其智遠矣

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

云云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

晉輔之子將何如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

右僖九年獻公嬖驪姬殺太子逐羣公子晉事可知卒欲驪之子以屬荀息荀息賢乎公子有當立者矣盍姑勸之以與所當立不然辭勿傳以直匡君可矣傳非所立而許之死非也而又終欲以復言爲忠孔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然則不義以爲信雖孔子猶不復也陳平亦嘗許呂后以王諸呂無不可者



王陵駭怒而詰之而平不盡語以其心也及  
產祿已王乃與周勃舉兵而誅之後世不曰  
陳平無信以謂信不近於義也夫必以安劉  
氏爲忠則不以不忠於呂氏爲不信也忠所  
在義也義所在信也雖然陳平何足言哉智  
足以及之而已嗚呼曾謂荀息不如陳平乎  
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王子帶也惠后將立之未及而  
卒頽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  
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

欲國人納之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  
汜秦晉納王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

右僖二十四年襄王辟母弟之難棄王城而  
處于汜曰寧使諸侯圖之卒用秦晉得入而  
後殺帶襄王之於待其親者亦足矣晉惠公  
之立雖非國人意而惠公卒懷公立重耳未  
入也入而殺懷公則遽矣諸侯之欲納重耳  
皆是也盍亦使諸侯圖之不可哉文公於是  
有愧於襄王矣唐太宗亦與建成爭立太宗



始造唐者也雖欲不有天下天下其捨諸難  
起而避其兄天下猶當求我而不置何至援  
弓矢戕骨肉乎然則周之所以益弱而愈存  
雖文武之澤未竭亦其子孫義有以持之也  
晉侯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  
魏犢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各有從亾之功爇  
僖負羈氏魏犢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  
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犢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  
不有寧也云云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

右僖二十八年犢頡犯君命驕已功爇无罪  
快心忿亂莫大焉刑皆無赦者也晉侯誠愛  
犢之材耶則不以不病故生而病則重躋之  
死也曰病將殺之此何理哉頡之材則又未  
知其孰與犢也其不及犢乎則自其材之分  
於取死何增損哉罪鈞而材異舍一而戕一  
恩威胥失矣是役也祁瞞奸命舟之僑先歸  
皆殺之傳曰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  
民服蓋言瞞僑與頡也夫殺瞞與僑自軍政



之常而至殺顏則刑固已不平矣何所示民而民服哉傳之失誣非君子之意也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

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那今君為會而滅同姓非

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皆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

刑也公說復曹

右僖二十八年貨史而託神欺也利在復國

忠也事順而辭恭禮也行一欺而二善得侯

孺有焉淮南王書曰子貢詐而全魯詐不可

以為恆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為常夫道

不可遵而功有難廢故二子所以全存二國

之名至今語曰屈寸而伸尺君子為之小枉

而大直聖人行之也

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衛人使告于

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

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

右文元年是役也晉襄公伐衛先且居曰効

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此



近于轉敗而爲功其舉得矣衛求救於陳陳  
救之教衛伐晉以示有餘慮勝而會可也而  
傳言君子以爲古者越國而謀夫越國而謀  
其舉固有可否不然凡鄰國以利交而權合  
者皆古也可乎哉杜預尊傳於傳之失不直  
攻之以爲合古之道而失今事霸主之禮故  
國失其邑身見執辱衛之禍陳啓之也預之  
言乃庶乎古

戰於穀也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

萊駒失戈狼躡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蔡遂以  
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躡怒其友  
曰盍死之躡曰吾未獲死所云吾以勇求右無  
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  
子姑待之及彭衙旣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  
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躡於是乎君子

右文二年躡之失右也苟自謂黜而宜則亦  
安之苟自謂黜而非宜則亦有君命矣先軫  
何所受怨哉自以未獲死所而往馳秦師豈



死所也哉若恥无勇乎則挺然以身投兇虎亦勇也是匹夫之剛也狼睜而君子孰非君子

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之

右文四年此晉襄公事也春秋之時諸侯以疆并弱得一士而可以弱一國人所貪而不捨者也何有於良蓋孔達嘗帥師伐晉不量力而干霸主故衛不得已而執達以說晉而襄公乃矜其國之良而捨之猶有文公之餘

烈賢哉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

立公子雍

云

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

云

趙孟

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郕

右文六年趙孟晉賢臣也立君國大事也已

爲政與大夫謀而賈季實干命不能討季而止樂樂至而又殺之樂何罪哉徒曰既不立則雖欲无殺不可得慮後患可也然晉於是



乎始衰矣

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且謂趙盾能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云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使續鞫居殺陽處父云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

右文六年盾為政晉始有政然而賈季專立公子樂既不討又擅殺陽父亦不討僅能歸

罪續鞫居異哉夫陽處父以能上盾公也賈季怨易班而害處父私也盾自以不足當政耶則去之苟無愧于公而季再逞私盾力不足以禁又送其帑无政莫甚焉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云趙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偁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

右文七年宣子始謀之不臧既逆公子雍而殺公子樂矣患穆嬴又背先蔑拒公子雍而



立靈公我則無信秦何所負哉不得已稱兵而禦秦愧矣而尚以先人謂有奪人之心無

惠伯愧矣哉

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

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

惠伯

也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

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

右文十八年襄仲以敬嬴故殺適立庶改仲

初不可是也既立宣公而詐以子惡之命已

可以逃矣知非君命而以君命往死之可以

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嗚呼惠伯

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注宣公篡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

右宣元年文子不納莒紀僕之逆陳義甚高

賢大夫也而襄仲弑君立君惠伯不避難而

往死行父不能死亦不能正也又以身往賂

齊而請會嗟乎不幾所謂然則從之者歟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

討貳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



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注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背盟救陳  
 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  
 說衛殺其大夫孔達

右宣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背盟以干大國  
 罪也然春秋時諸侯曰尋盟盟未必善善未  
 必信也背盟以干大國其罪小遵先君之約  
 不忘與國而救之知利社稷寧以死塞責其  
 忠大孔賢哉

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已曰

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  
 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注齊侯不射  
知戎禮  
 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將及華泉驂絰  
 於木而止

曰九年戰欲殺敵無問其人矣而頃公自  
 以不射其君子為有禮用此敗執此與宋襄  
 公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同意

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  
 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



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云為事

之故敢肅使者云樂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已而

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茂告公曰此戰也卻

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

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樂書書曰其

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云長魚

矯以戈殺之尸諸朝

右成十六年十七年人臣無外交欲至事君

无貳而在桴鼓之列受楚王之問苟以為禮

而忘義忘義安取禮故其後樂書之讒得入

夫為禮而不圖終尚以貽禍而不足成名况

非禮也哉

晉范宣子來聘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

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

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

王以為子孫藏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

君子以為知禮

右襄八年晉霸業衰與楚爭鄭干戈日尋魯



畏晉疆徒欲成晉志而嫁禍於鄭鄭何罪哉  
 武子賦彤弓以諛晉而宣子不度其君之德  
 不量其國之力而受之自以為得可恥而不  
 足榮傳猶曰君子以為知禮若魯無君子者  
 以為知禮可也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四十一卷

雜論

春秋左氏傳雜論二十一篇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一

春秋左氏傳雜論

楚子囊曰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韓厥老矣知瑩稟焉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君明臣忠上讓下競

右襄九年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孟子以謂烏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蓋貴老敬長所以訓孝弟而賢能所在不必老長是以



晉政類能少者位上羣臣樂推疆國罷爭才  
之所在不繫乎年也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  
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  
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年而生子冠而生子  
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  
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  
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  
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

磬焉禮也

右襄九年國君十五而冠而魯君以年則十  
二年耳未及冠也武子對晉侯之言則是而  
迫於盟主之威不暇守其言至汲汲焉卽它  
國之廟假同姓之器而行禮若不及埃返國  
者以謂禮耶非禮矣

盜殺子駟子國子耳

云

子西聞盜不徹而出尸

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  
喪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



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盜  
衆盡死

右襄十年子西子駟子也子產子國子也子  
西之才不及子產不待此而知也均人子也  
盜戕其父聞難匍匐遑遽而往猶恐不及而  
責子西以不做善子產以庀完此豈雍容時  
耶傳失之矣且言國事則三執政喋血朝廷  
言家事則父暴尸衢巷而咎臣妾之逃悼器  
用之喪豈但鄙細不知務而已哉

宋華閱卒華臣弱皋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云  
云宋公聞之曰臣也不惟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  
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  
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爲已短策苟過華臣  
之門必騁

右襄十七年大臣擅相賊君欲討而卿不忍  
非國恥蓋國弱也國弱斯恥矣左師向戌爲  
賢乎則欲靖國而縱有罪何哉旣謂君舍之  
矣而過必騁以示惡之奚補



荀偃痺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樂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

右襄十九年宣子以事其子吳自誓而猶視而懷子以嗣事於齊禱之則瞑故宣子自以爲淺期偃也然宣子懷子皆晉之望也譬巫覡妾婦撫尸喋囁何其妖且鄙哉栢譚言病

而日出初死日未舍尸冷乃舍非其有所知也譚言是矣

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邠犁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子曰不可被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

注明年楚滅舒鳩

右襄二十四年舒鳩實叛楚楚責之急僞逆



二子欺言無之楚王欲伐其欺亦可矣而子  
馮不可其意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  
其道彼以不叛來請盟斯受之而已如是而  
復叛楚雖滅之楚可無罪易曰田有禽利執  
言无咎子馮以之

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  
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  
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  
射之卒

右襄二十五年吳人輕而無謀自古記之矣  
孫堅孫策皆無王霸器堅輕騎從敵策暫出  
遇仇俱以輕敗雖賴周瑜魯肅輩輔權嗣立  
亦權稍持重故卒建吳國也

鄭子展卒子皮以子展之命餽國人粟戶一鍾是  
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  
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飢請於平  
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  
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



之樂其後亾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右襄二十九年展皮私施以收民而取國政以罪也司城慕而效之皆權臣自培祿去公室之道也夫請於公出公粟以貸可也貸而不書以獨取一家之譽其可乎使大夫皆貸可也爲大夫之無者貸以家擅一國之名其可乎子貢贖人而不受金於府仲尼曰魯自此不復贖人則貸而不書使後不貸之道也或

乞醢焉乞諸其隣而與之仲尼曰孰爲微生高直則爲大夫之無者貸不直之類也又田常驟施以有齊國古之姦臣多託此以收衆幸而不亾而叔向以謂其後亾者可哉施而不直其于民譽多矣君子以謂不免於罪而叔向以謂樂氏加焉何哉不然彼皆不知此特誠心憂民而卹之可矣然君子猶避是名伯有旣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



其爲人也使次已位

注畏其作亂故寵之

右襄三十年以子產之賢察伯石之僞而惡

之可以廢矣顧乃寵之使次已位何也以謂

廢之則力未可爲若恥與同列而已自去耶

則鄭不可以無子產故寧少假焉且與之偕

而不自失爲鄭國慮故也嗚呼君子之馭小

人有道抑孔子所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

也子產其懼此矣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

注子南穆公孫

公孫黑

又使彊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

子之患也適子南氏子皙怒

注子皙公孫黑

既而橐甲以

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

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

云

子產曰直鈞幼賤

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放游楚於吳鄭

爲游楚亂故公孫黑彊與於盟子產弗討公孫黑

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諸大

夫欲殺之子產使吏數之曰以大國之事而未爾

討也

云

昆弟爭室而罪二也不速死司寇將至



七月壬寅縊

右昭元年子產爲鄭叔向爲晉晏嬰爲齊皆三國之季世而晉齊甚焉初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及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卒與之夫爲政而令不行於公族至有所欲使而用賂國於何有哉然子產之所以爲此抑可言矣子南子皙之爭子南直也若罪其用戈則子皙先

纛甲往殺子南矣子南用戈但應之也而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子南杜預以謂力未能討而歸罪於楚非權也不得已而用最下之策也雖後子皙彊與於盟亦弗卽討則其忍可知矣及子皙獲罪然後方數以大國之事未爾討而摘其昆弟爭室至此則皙之直安在哉以至蔡遽而至迫以縊死則子產之本心可見矣故曰爲政而令不行於公族國於何有哉然子產之所以爲此抑可言者惟初



忍而后決始逆而終伸事定國靖而衆方知其心是乃子產以爲賢而稱於孔子也昭元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云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亦季世也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夫以鄭晉齊三國有臣若是然至世微政去皆不能救鄭未裂於疆臣子產其猶區區焉因事正之晉齊將亾賢如叔向平仲特相與私語而太息豈

不哀哉雖然二國所以未遽亾亦曰有兩人者在

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亾人之族云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合比弟欲得合比處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亾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惟城云

右昭六年向戌知柳與亥之詐亥又徵其兄



而戍身為左師不能為國討罪既許亥代之  
 矣尚面諫責陳詩揚義亦何為哉前此宋華  
 臣亦暴其宗公欲逐之而左師不逐但過門  
 必騁而已與此事終始意同傳載其言不足  
 賢也

楚子享公於新臺好以大屈既而悔之遠啓疆聞  
 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  
 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  
 公懼乃反之

右昭七年遠啓疆諫楚君以毋辱宣子叔向  
 而恥晉國道聖王所以務行禮陳誼甚高蓋  
 賢大夫也抑兩君相見問以弓矢物之至末  
 者何足道哉楚子悔焉而啓疆詐魯以還  
 之君吝臣欺何以為國彼哉彼哉

楚王縊于芋尹申亥氏子干子皙皆自殺弃疾即

位平王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犢櫟之田注本鄭邑

楚中取之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  
 犢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犢櫟降服



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  
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

注善其有權

右昭十三年春秋之時諸侯以詐謀相并不  
可勝言弃疾從于亂以得楚無異於篡未可  
以正義責也然始即位而知楚取鄭邑之過  
欲歸之設非其本心猶為詐善枝如子躬忠  
耶王弗致猶將勸之遣致而弗致違君命以  
濟其諛欲誣鄰國以開其怨隙何以善其後  
哉諸侯是以知楚之不競也傳言弃疾令德

有民然不足以知枝如之為罪執手而悅且  
親之異於得原失信遠矣商於六里張儀之  
徒所以誤鄰國攜人心而杜預善其有權預  
亦非也

晉成虎祁之宮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鄭  
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

注知晉德薄欲以威服之

乃竝徵會告于吳

云

邾人莒人愬

于晉曰魯朝夕伐我晉侯不見使叔向來辭

云

云

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寡



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饋於豚上其畏不死魯人懼聽命

右昭十三年子產鑄刑書自謂以掾弊而叔向貽書切責以謂三辟之興皆叔向也其辭甚美子產屈之夫子產之治雖愧先王以權一時良不得已而叔向尚以叔世過舉誚而非之若晉之衰又甚於鄭侈成虎祁而不能諫諸侯皆叛而不知圖合衆示威以誣先王

朝會之意而不知恥似非叔向之爲也杜預云自昭公卽位邾魯同好又不朝夕伐莒無故怨懟晉人信之所謂諺慝弘矣而叔向不惟信邾莒之厚誣沮子服之正論至耀車甲之多曰雖以無道行之而可畏夫紂豈車甲之不多而亾哉蓋無道而可行自古蔑有且晉誠已衰不可復興爲叔向者尚當區區以道維之姑教其君儉以守已信以待鄰雖微未亾也若侈內而暴外以暫屈人而爲彊所



謂攘臂而仍之其技窮矣

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  
亾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

也

注戴華氏桓向氏

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右昭二十年傳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  
不通人曰伎至哉言也術如梓慎望氣而知  
它國之祥蓋天地不能隱其情然不足以知  
其人孰當之也至昭子聞梓慎之占則知其  
禍在華向竟如昭子言然則吉凶由人氛能

兆之非氛所爲也抑昭子可謂儒矣

伍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爲  
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  
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

右昭二十年世皆罪楚平王之信讒奪婦賊  
殺不辜而多伍員之忍諾舍恥卒報平王蓋  
聲烈光於百世而如存而獨申包胥謂爲已  
甚揚子雲亦論而非之然以員事言之鞭尸  
藉館未爲已甚而始于吳王僚以伐楚而病



公子光之不從若退而別求所以報楚尚或可也而知光欲篡至進刺客陷人殺君成已報父人誰無父僚何辜焉笱之人求子者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其言悲矣員誠以其父故不假避此而罪則當爲世大戮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蹕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歎乃殺之右顧而笑迺止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受禮而歸

右昭二十四年晉以邾人之愬執叔孫婁館諸箕自以不敢廢周制不肯與邾大夫坐禮也恥以貨免而爲不解獻子之求冠進其兩冠外弗與吏人之請犬殺而與食至於申豐以貨如晉將欲免已尚已計畱豐見而不出觀其意蓋義重於死如此以謂已行人耳何所獲罪不幸而死顧不失義可矣其所館也一日必葺去之日如始至蓋處死者素定其暇豫又如此也及士彌牟將逆已而歸而已



不知謂將殺已陰戒其蹙幾害彌牟異哉夫  
能忍無罪以死而不忍以計自全可謂義矣  
至疑彌牟來害已而欲戕之義安在哉始則  
不畏死終則欲拒命以死嗚呼其終始相迕  
不可知也已

楚卻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  
言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  
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云鄢將師矯  
子之命以滅三族云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

愛讒以自危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殺費  
無極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右昭二十七年詩稱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  
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讒人  
之可嫉而難去如是而沈尹戌一言以殺二  
讒安子常靖楚國於舜之功二十而二矣

鄭駟歛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  
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弃其邪可也云故用  
其道不弃其人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



芟

右定九年鄭自子產鑄刑書而叔向難子產固自以救世鄧析又改焉其不得已而用可知矣鄧析春秋時亂人之雄也破律改作王制之所誅夫天下無王而諸侯有政能使亂人不得作是乃駟歎之所以爲賢也君子不以人廢言故鄧析雖邪竹刑有時而或用不以言取人故鄧析雖能爲竹刑不足以救死而傳載君子之言謂子然不忠夫子然可爲

忠矣誅一邪臣不過忠於鄭去一亂人之雄忠於先王後世之人多矣而又以謂苟可已加於國家者弃其邪可也夫謂之邪矣何可以加於國家哉召伯之惠政在民其人賢故民愛而存其甘棠用其道不弃其人若召伯可也以此竹書異哉李斯爲秦立法漢滅秦亦因之不害於治然漢用李斯可存之法則善使李斯而在漢雖欲不弃得乎哉又列子載鄧析被殺事異而意同曰鄧析操兩可之



說設無窮之詞當子產為政數難子產子產  
屈之俄而誅之以謂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  
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雖不云駟  
歛殺之要鄧析之不可不誅列子亦云爾也

初衛侯游于郊子南僕

靈公子  
郢也

公曰余無子將立

女

蒯聵奔  
無大子

不對佗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

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靈  
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  
於佗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亾人

之子輒在乃立輒

右哀二年自古諸侯之子不當立無妄而求  
者多矣夫郢父在許之而不敢承父沒母立  
之而不肯立郢之賢且智蓋子臧季札之義  
也或曰畏禍夫一臂重於一國身貴於天下  
易知也利在於目前禍伏於事後難知也孟  
子曰苟非其人以簞食豆羹見於色至蒯聵  
與輒父子爭國而郢超然立於無過之地郢  
之賢且智蓋子臧季札之義也



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

右哀十一年杜預注魯非無壯士季孫不能使是也雖然不狃當伍非將師也恥誰不如而不走可也言惡足爲賢而不止亦可也徐步而死以爲勇乎則不戰以爲怯乎則不走勇怯無當特怨乎不以而捐軀非以爲名也

是役也孔子得三人焉孟之反殿而策其馬曰馬不進也孔子曰不伐公爲與嬖其僮取汪錡蔡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而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汪錡死孟之反冉有不死皆見於聖人不狃之死亦義乎孔子將稱之不然不若不死矣故曰非死之難處死則難也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一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四十二卷

雜論

西漢雜論二十一篇



西漢雜論二十一篇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二

西漢雜論

德為宗正雜案上官氏蓋主事德常持老子知足  
 之計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  
 滿也蓋長公主孫譚遮德自言德數責以公主起  
 居無狀侍御史以為光望不受女承指劾德誹謗  
 詔獄德實責數公主而御史乃以為受譚冤訴免為庶人屏居山田光  
 聞而恨之復白召德守青州刺史歲餘復為宗正  
 與立宣帝賜爵關內侯



與立右楚元王傳第六德附傳光威震人主權傾  
闕而天下德畏其盛而懼婚此在常情不能無望  
詰獄也御史承指誣德以誹謗詔獄而德惟良折  
吾罪獄用御史力至免爲庶人此在常情不能無  
說也然德拒疏已而光不放於利而不怨御  
史阿已欲而光以說之不以道而不說抑光  
可謂賢矣以是持滿雖百世不傾可也而坐  
牽於孽妻之愛忍許后事不白以是負天下  
至於覆宗世謂霍氏之禍萌於驂乘亦光不

早辯頹其勳名哀哉

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  
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竊聞故前將軍蕭  
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今  
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爲且復見毀讒必曰嘗  
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且往者高皇帝時  
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爲將軍高后孝文之  
間卒爲名臣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  
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



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貫寬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董仲舒坐私爲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爲太中大夫膠西相仲舒爲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爲庶人宣帝復用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殆爲恭

等臣愚以爲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爲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爲臣不忠幸不復誅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爲庶人而望之亦使子上書自寬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



右楚元王傳第六向附傳向以宗室良欲盡  
忠於主而嫉恭顯許史輩懷姦害正若力能  
肆諸市朝猶君子之所與也非私也且向之  
言曰管孔子與顏淵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  
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  
國無邪心也向憂望之等復退誠無邪心然  
已預焉故不敢自爲上陳之而教其所親上  
變雖本無邪心至此而不幸欺矣向誠內省  
不以爲嫌然自爲上陳之而意不免乎便已

且上安能無嫌而必聽哉從妻言之爲妬妻  
雖俚人語其變人心必也抑君子能爲可用  
不能使上之必用若夫成功則天也向如彼  
何哉或曰智者術之原此術也奈何曰欺曰  
君子之用智不得已而至於術猶託之正是  
謂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在君子爲術在  
聖人爲權捨曰正而出於欺雖濟君子恥諸  
况不濟何以自免於邪不惟其欺不可爲而  
已抑姦人得以藉其口於主曰彼自謂正而



正如此後何以復信於上哉此恭顯所以得  
因是陷向而向辭服又不惟其能陷向而已  
卒并望之遣子上書事見治而殺望之自向  
爲之也雖然玄成禹非朋恭顯者也若曰向  
誠忠於國家而慮不聽乃欺若此治其欺可  
也而曰前欲毀離親戚爲臣不忠夫向不爲  
忠孰爲忠邪二子漢儒宗猶畏恭顯竊位患  
失而鄙如此况其下者乎

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陳平嘗燕居深念賈

往不請直入坐平方念不見賈賈曰何念深也平

曰生揣我何念賈曰

云

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天

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  
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臣嘗欲謂太尉絳侯  
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乃  
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  
之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

右陸賈傳第十三誅產祿迎文帝天下後世  
皆知其爲平勃朱虛東牟之功謂賈有遊談



之助耳雖如孝文深德大臣之立已而謂章  
與興居始謀立齊王猶誦其功然間一歲終  
立二人爲王至賈之功則無一人爲言之文  
帝亦不圖也以陳平之智百發百中而方其  
端居深念不知所出微賈發之安知與勃深  
相結使彼不疑而後可與成功哉管蔡之事  
斷可見矣聖如周公賢如召公而召公不悅  
故周室幾危况勃稚少文昧於慮始安能不  
疑平而覩未萌以成至計哉然賈一言而兩

人成謀社稷之計出其掌握去產祿如蒐陸  
之易措劉氏如太山之安二人同心其利斷  
金豈不信哉然平始起微時有功當賞不吝  
魏無知高帝固以爲不背本者及此智窮計  
困得賈一言而免深禍成大勳事定國安而  
已佚樂顧忌賈本圖不聞其爲上言之上亦  
莫之省賈亦不自言而翛然事外樂以忘利  
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陸賈以之  
朱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貧服具陸賈素與



建善廼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以賀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祝云云或毀辟陽侯惠帝欲誅之云云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閔籍孺閔籍孺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黨諸王孝文聞建爲其策使吏捕欲治建遂自剄

右朱建傳第十三陸賈自喜畫策而朱建又

尚氣節兩人爲此皆其性所不能已也然賈亦善建故哀建母死不葬乃以計動辟陽侯使助建喪建以母死不葬故德賈之惠廼以謀恐閔籍孺使免辟陽侯死此其情也而辟陽侯閔籍孺兩人皆行不正賈建與通計議甚汙可鄙者若曰賈爲人喪建爲母死儻可以免然君子之與人交惟無以利爲哉將無所不至也

婁敬齊人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脫輓輅見齊人



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入言上上召

見

云

右婁敬傳第十三敬之見在漢五年然漢楚之爭蕭何曹參韓信張良陳平竝從漢王方是時婁敬何在耶天下已定於漢諸侯王將皆封而敬始爲戍卒脫輓輅而獻計謀豈愚於前而智於後哉人才各有所長當分裂擾攘之際戰攻成敗間不容髮智者獻謀勇者獻力有如蕭韓張陳竝以人傑馳騁而興漢

敬之才不足與於其間也漢已有天下而長治之策未立敬於是焉出矣勸都關中則良平之所未發而敬首陳至羣臣爭言都周然後張良乃從而明言其便竟建西都諫伐匈奴則良平之所不慮而敬獨疑至白登見圍七日然後陳平廼從而計賂闕氏僅以得解則是敬之二議蚤圖先見皆良平之所未思也又敬之所陳凡三事皆有先後始議徙都以安國本國勢旣足獨憂四夷故中勸高帝



以結和親論可以毋戰而漸臣者和親既成  
外患斯弭故然又勸高帝徙六國彊族以實  
關中爲彊本弱末之術如是漢業成矣而高  
帝盡用其計漢以大治傳祚四百故敬之功  
不減漢初起佐命功臣也

惠帝爲東朝長樂宮作復道方築武庫南通奏事  
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遊  
高廟子孫奈何蔡宗廟道土行哉惠帝懼曰急壞  
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知之矣願陛下

爲原廟

云云

右叔孫通傳第十三原廟非古也自通啓之  
且子孫蔡宗廟道上行不可也則亦壞之而  
已本爲復道不爲原廟百姓皆已知之矣奈  
何復教人主使欺百姓以取是名乎夫人主  
行無過舉改之可也文之非也

叔孫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儀遇其時也

右叔孫通傳贊第十三禮樂廢叔孫綿蕞草  
具於介冑中世儒末習何足爲一王之儀然



秦滅詩書繼以高祖惡儒士功臣又皆武夫  
屠販之流或殿上飲酒拔劍爭功幾何不覆  
而亂哉通因時制宜度高祖所能行以漸革  
之漢卒稱文治通於此功亦多矣觀通始徵  
魯兩生兩生不肯行以爲禮樂必百年積德  
而後可興通以謂鄙不知時變棄而不取然  
則通雖祖散亾殘缺之舊念小不備姑取而  
有之而漢卒賴焉文理以興雖謂之成一王  
之儀可無愧也

厲王力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卽自  
衷金椎椎之命從者刑之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  
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不爭  
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  
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  
罪三也臣謹爲天下除賊報母之仇其志爲親故  
不治赦之

右淮南王傳第十四辟陽罪應大戮不止於  
三而諸王擅殺列侯罪亦無赦文帝知辟陽



之足以得死而傷厲王之爲母報仇又以兄弟恩故屈法赦長可謂寬矣內假手於人以去元惡而外不害親親之仁寬之可施術莫尚此然而竟以是驕淮南使速敗故傳曰寬

厲王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文帝重自切責之令薄昭予厲王書諫數之曰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

云云

右淮南王傳第十四厲王驕不學問未可以義理動也昭緣君命爲書切責以天下公法懼之可也今先稱所長以順適其志而后數其罪意誠是也然人臣而以聖人奉之其明者耶則懼不敢當知禍之不可勝矣其暗者耶則益驕無乃曰人謂我聖我固自聖是促之亂也昭詞非也

迺遣長載以緇車令縣次傳袁盎諫曰云云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



苦之耳令復之

云

淮南王迺不食而死止悲哭

謂袁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亾淮南王盎曰願陛下

以寬上曰爲之奈何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

迺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

餽侍者皆棄市不煩言

右淮南王傳第十四七國反聞盎勸上以誅

御史大夫鼂錯當時皆尤錯以爲權首而不

甚罪盎蓋七國以誅錯爲名也淮南王反時

士以弟故曰赦之羣臣以法故曰無赦而上

自赦之王不幸道死大臣何罪盎藥隙以勸

誅丞相御史然則盎果亂人喜權凌上者非

但不善錯而擠之也至終不得其死豈不幸

耶

淮南王安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田蚡武安侯迎

之霸上與語曰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

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

南王大喜

右淮南王傳第十四安爲人資俊材喜名好



士而蚡以大臣處帷幄私許以非望安之禍  
 南王蚡啓之也安反伏誅以伍被之才苦諫數四  
 美天雅稱漢美而竟以雷同并戮蚡不及誅幸也  
 楚漢初起武臣略定趙地號武信君通說范陽令  
 徐公云云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以此說武  
 臣武臣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  
 降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至然不許其說  
 右蒯通傳第十五說士能以其辯張爲利害  
 奪人於頃刻之間類今日言之明日不可復

用者若通說武信以謂范先降而身死邊地  
 必皆爲金城湯池范陽令先下必身富貴邊  
 城必相率而降後卒如其言此策也非說也  
 躬與孫寵謀上變事云云東平王雲雲后謁及伍  
 宏等皆坐誅侍中董賢愛幸上欲侯之遂下詔云  
 躬寵因賢以聞封賢爲高安侯寵爲方陽侯躬爲  
 宜陵侯丞相王嘉內疑東平獄事爭不欲侯賢等  
 語在嘉傳云云躬上奏言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  
 後以病爲解疑有他變詐爲卑爰遣使者來上



書唯天子哀告單于歸臣侍子令匈奴客聞焉則  
是所謂上兵伐謀公孫祿言躬逆詐造不信之謀  
不可許上廼罷羣臣獨與躬議因建言往年熒惑  
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弗於河鼓其法爲有  
兵亂可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云云上然之以  
問丞相丞相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  
以實不以文云云就拜孔鄉侯傳晏爲大司馬衛  
將軍是日日有食之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上繇  
是惡躬等云云

右息夫躬傳第十五班固贊云利口之覆邦  
家此言至躬始造詐計欲擣匈奴而公孫以  
王者威信排之而不聽卒懷詭心欲以厭星  
變而王嘉以天不可欺沮之而不從二議明  
甚而哀帝溺躬儉言初不知悟利口之入人  
如此哉然躬以利心告變覬覦輔政陰謀誣  
誅東平王等與董賢俱封賢亦其黨矣后賢  
惡躬薄加沮焉不旋踵躬敗故人主苟暗於  
聽則君子雖彊不足以間小人而以小人間



小人則有一隙焉而立聽其浸潤道以相勝  
然也

初躬待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絕命辭云云

右息夫躬傳第十五班固詆躬云息夫作姦

東平誅躬豈但躬敗東平欲因事抵讖謀動

蕭牆生釁邊鄙以招權寵快已志未及戮而

自殘幸矣懷謏誤國以得禍敗何所取而許

其危言高論乎又絕命詞內訟忠憤感激可

勸而後世溺其淫辭故出之云云

萬石君石奮無文學恭謹舉無與比過宮門闕必

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

皇太后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萬石君家不言

而躬行迺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后

慶爲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

右石奮傳第十六奮爲善若固有之不以是

近名故人服也下宮門式路馬禮也自漢以

來行之者少或行之猶非其誠舜禹行趨人

猶以爲賤今世有一切腐儒捨聖人之迹而



爲之莊子所謂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獨  
絃哀歌之徒無補世治豈但人不知化之不  
笑議而嫉排之則可矣肯慕而化之哉彼誠  
矯僞欺世度聖人之事皆已才智之所不能  
及則寧盜其迹之易爲者以誑聾俗而不知  
而察故人皆以爲賤若奮之出於至誠恭謹不  
皇太知名之爲可近則此所以當世不謗後人尊  
不車之不然父子一切不知學問徒塵塵不爲過  
而已何以隱然爲漢忠臣孝子古今仰之若

此哉

慶爲丞相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  
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古神祠封  
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  
峻法兒寬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  
慶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  
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

右石奮傳第十六傳曰天下多事則賢哲馳  
驚而不足天下無事則庸夫高枕而有餘慶



為謹厚君子然材智不足道也漢以高帝厚  
 萬石君之故因厚其子孫萬石君以一介之  
 善使冒三事慶正使奕世小心无咎何足以  
 濟鼎足折形渥之凶哉

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  
 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慶老謹不  
 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慶  
 慙不任職上書云上報曰今流民愈多計文不  
 改注郡上計文書自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  
文飾不改正也

坐率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請入粟為庶人夫懷知  
 民貧而請益賦動危之而辭位欲安歸難乎君其  
 反室慶素質見詔報反室而自以為得許上印綬  
 掾吏以為責甚深而終以醜惡之辭也或勸慶宜  
 引決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

右石奮傳第十六忠實仁厚漢廷如石氏父  
 子者固不可以一二數而慶又尤謹者豈樂  
 病國害人哉然才非其任智能不及不唯坐  
 視民亾無術以救而至欲以請徙邊類殘忍



不愛民體國者之爲蓋自古及今所謂一切善人者皆暗不知計議或姦謀助之不幸雷同其弊乃甚於惡人之志殺人者而始終昧昧亦不自知也不然豈其醜之以反室而欲往懼之以責深而復起哉

衛綰戲車爲郎文帝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景帝以爲廉忠無它腸代桃侯舍爲丞相

劉舍

朝奏事如職所奏然自初宦以至相終無可言

右衛綰傳第十六唐詩人云賈生明王道衛

綰攻車戲同遇孝文時何人都貴位甚矣夫才大難用論高難信而無能謹厚者之易合且親也

周仁得幸後宮祕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

右周仁傳第十六直不疑周仁張歐號爲一切長者不疑人枉以盜而不自辨曰長者可也若仁上所親如此又時有所問每曰上自察之此謹於保身者也何足尚哉張歐始以



刑名進廼能使官屬以爲長者而不敢大欺  
至涕泣對具獄歐不特愛已且愛人似小勝  
耳

梁平王襄李太后親平王之太母也而平王之后  
曰任后初孝王有鬻尊直千金任后聞而欲得之  
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毋得以尊與人王襄直使人  
開府取尊賜任后有漢使者來李太后欲自言王  
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

云

云

公卿治奏以爲不孝削梁王五縣梟任后首

于市

右梁平王傳第十七漢法行不私多貸其親  
任后事李太后誠不順而罪梟首此法民懼  
俗化之本也然任后罪殺之可也梟首暴尸  
斷恩已甚蓋漢習秦餘非甸師之意矣

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宜當改正朔易服色文帝  
謙讓未皇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  
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  
陽侯馮敬之之屬盡害之

周勃灌嬰張相如也  
馮敬時爲御史大夫廼



毀誼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

右賈誼傳第十八嗟乎士之難進也尚矣絳侯等皆漢功臣忠實宜體國者而見誼進暴不能不害其能况勢利輩哉眉山蘇公言誼志大量小非漢文不能用誼誼不能用漢文以謂得君如此猶且以不用死然則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爲歟嘗竊疑之夫人臣奮不顧身爲主立事主任而勿貳迺得自竭以漢

濟北文之賢蓋能知誼任公卿者而亦且惑絳灌第之私論若中才之主不能知賢蓋不足道旣疎不用其議猶彊聒而不舍此誼之所難也若枉已以交絳灌之徒而幸不斥至其有爲又與之異趨則身可容而爲道不行其卒亦自傷哭泣天絕命也夫



自... 夫...  
 夫與... 容而... 不... 其...  
 深... 幸... 其...  
 刺不用其... 離... 而... 舍... 此... 文... 其...  
 之... 論... 中... 女... 生... 不... 論... 映... 贊... 蓋... 不... 足... 豈...  
 交... 交... 贊... 蓋... 誰... 映... 苗... 升... 公... 卿... 者... 而... 亦... 且... 憑... 絲... 韋...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四十三卷

雜論

西漢雜論十八篇



自注曰：此論命一夫

人與之曰：此論命一夫

注曰：此論命一夫

刺不用其辯辭，而不舍此輩之詞，其

文殊論者，中古文主不猶，其覺蓋不

文之覺蓋，謂映齒，其公與者，而亦且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四十三卷

雜論

西漢雜論十八篇



西漢雜論十八篇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三

贊曰西漢雜論

商君遺禮義弃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

日敗田不殖夫前既何謂公爾欲治異乎於公時

右賈誼傳第十八商君以其術疆秦秦卒并

天下而誼原其弊以謂俗敗於二歲之間夫

舍禮義仁恩則雖得天下不能以一朝居然

秦是則秦之亾則其并天下始也傳曰秦失之疆

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 云



是時丞相絳侯周勃見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亾事復爵邑故誼以此譏上之

右賈誼傳第十八誼初見用勃間讒之流離

濱死而歸及勃以反見捕人莫言而誼獨以

體貌大臣諷上勃幸已釋然上深納言養

日也臣下節夫誼迺可謂公爾忘私異乎放於利

商君而行多怨者矣

贊曰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以漢爲主德及欲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其

術固已疏矣

右誼贊改正朔尚黃用五既不經見於道抑

末曰疏可也中行說教單于得漢繒絮馳荆

棘中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飫食皆

棄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此教匈奴無爲

所不能以敗其長技誼之三表五餌意亦出

於此術豈遽疏哉漢數和親匈奴屢侵邊惟所

賴於漢者微也今國家歲以繒綺飲食北胡

胡老日欲如漢其貴人宮居冠帶紈綺梁肉



愛生而重死甚於華人故兵不輕動動亦易  
制蓋誼之言更千歲而益驗術豈遽疏哉

絳侯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  
之蓋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蓋曰絳侯  
所謂功臣非社稷臣

云

云

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

相王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  
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

云

云

丞相如有驕主  
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弗取也後朝上  
益莊丞相益畏

右袁盎傳第十九諸呂之誅也少帝非孝惠

子大臣疑所立以謂駟鈞惡戾薄氏君子長

者故定策迎代王太尉握兵奉璽卒立孝文

漢之賢君孝文一人而已矣則太尉非社稷

臣而何方呂后稱制勢無劉氏戇如王陵廷

爭不可智如陳平依違未言當是而責太尉

本兵柄弗能正則呂后帝毋罪所不加是產

祿不得而誅大臣反受其咎投鼠忌器禍機

一撥當何如哉卒之呂后死而祿產誅劉氏



固安社稷固定太尉忠誠主兵之力也則太尉非社稷臣而何若非時危疑社稷無主平居討亂謂之功臣可也而勃擇立孝文謀深而慮遠終孝文既立德尊而澤厚豈特爲漢賢君隆四百年之業而已哉而後之人君師其恭儉幾至刑措者皆足以久安而長治則勃之爲社稷臣也多矣且盎非純臣亦策士也陽抑勃而陰助之豈正論哉高帝嘗曰周勃厚重少文安劉氏者必勃也則高帝以其

前曰社稷遺勃已久矣揚雄亦曰絳侯勃之果終  
六人之禮樂可謂社稷之臣矣雄儒者宜責大臣  
以禮樂然聖人不作禮樂終不得而興謂後  
世終無社稷臣其可哉若勃以掌握嗣君而  
意得甚孝文以德勃立已而禮之恭臣主俱  
失盎能抗論使盎莊而盎畏則盎得矣  
盎常引大體慷慨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盎盎患  
之盎兄子種爲騎常侍諫盎曰君衆辱之後雖惡  
君上不復信於是上朝東宮趙談驟乘盎伏車前



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鼂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按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爲庶人吳楚反聞錯謂丞史曰爰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謀錯猶與未決人有告盎盎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廼召盎盎入見竟言吳所以

反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可罷

右袁盎傳第十九同子驂乘袁絲變色天下

後世以爲美談夫使誠實在於民君則固讜

言也然盎以患談害已用種微謀而發之託

公以濟私雖外若忠其實誠不足道也錯始

議削諸侯盎曰削之亦反不削亦反顧吳楚

實反而以誅錯爲名錯何罪哉使盎爲國計

斬一錯信可無血刃而解吳楚雖非所以令

諸侯姑曰紓目前患猶可也然盎以錯嘗按



已免爲庶人會錯欲復按盜而竇嬰又與錯有隙事急投嬰由嬰得對假正以遂姦豈惟忠不足道蓋罪人也班固言盜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爲質引義忼慨仁心盜不足當也引義時時至焉若曰亦善傳會則盜之情也智能先事而謀談錯無所施自以爲得而不足以免安陵郭門之甌亦何爲哉若止上不馳峻坂却慎夫人坐塞梁王求爲嗣語而班固與其數直諫若此則可

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爲人峭直刻深孝文時天下無治尚書者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廼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遷博士

右鼂錯傳第十九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函矢巫匠凡世之所須闕一不可四人者各以其技食功心何所異而矢人與匠獨被不仁之名故擇術者必



慎其初鼂錯治尚書明帝王之論與董賈同  
稱惟其初以申商刑名之學雜之故不純於  
儒至欲用術數教太子終被隋直刻深之名  
豈必其資近是耶亦術不可不慎也觀其論  
三王莫不本於人情如生而不傷厚而不困  
扶而不危與夫取人以已內恕及人所惡不  
彊所欲不禁至諷孝文以絕秦亂法除苛解  
矯寬大愛人者此豈申商之所及哉然錯已  
學其術矣不幸議論時時有之故世得以議

已欲一洒之不可也若其所行事亦不過患  
諸侯彊大欲稍削之與案爰盎受吳王金諸  
侯誠驕盎誠賄固不得不治此豈一切俗吏  
刑名刻深之意乎會盎仇錯得以吳楚反事  
藉其口而錯竟以寃誅其後鄧公對孝景以  
錯尊京師萬世之利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  
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而景帝亦喟然恨之班  
固亦曰錯雖不終世哀其忠則是錯之始死  
其是非固已白矣而司馬遷獨以謂變古亂



常不死則亾夫錯豫爲國計慮山東反者抗  
言而削之豈變古亂常哉若指其所欲更令  
三十章者耶則當時文帝旣不盡聽而諸侯  
固已謹譁以不盡聽未嘗行之言而實其變  
古亂常之罪嗟乎遷亦不能無牽於世議哉  
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  
言文帝嘉之乃賜璽書寵荅焉曰皇帝問太子家  
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  
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

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  
當也

右鼂錯傳第十九人臣言事而報以璽書漢  
法與故事所無也出於文帝嘉錯而爲之故  
傳云寵荅夫人君自以謂大患在於不明以  
不明擇不狂自以謂萬聽而萬不當天下其  
憂不治也哉嗚呼非其誠心樂善忘萬藥之  
隆而懼薄冰之危安能以一切之言而慮動  
乎心其聲於言惟恐不及至於如是之深切



哉三代已降人君謙以來下如文帝者寡自漢至唐惟太宗一人而太宗後少懈於文帝愧矣故特出之三章不足道也

張釋之與兄仲同居以貲為騎郎

如淳曰漢注貲五百萬得為常

侍郎十年不得調所知名欲免歸爰益知其賢乃

請徙釋之補謁者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母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

間事

右張釋之傳第二十一人物者補官古無此也

士登出於秦漢兵興用度不足權宜為之然賢如

釋之顧出於其間至位九卿漢廷臣無出其

右者卜式亦以貲宦為御史大夫至與汲黯

同稱質直夫人材豈有流品之異哉至於爰

益父故為羣盜漢用益材亦不問其所從來

盜子猶可貲何不可乎雖公孫弘鼂錯之徒

以科舉進亦未有以然先數子者後世一

切以科舉經術取士公卿貴人捨曰科舉則

不能至至入物補官僅得一命以脫民伍多



矣何古取之雜不必以學雖賤且易如彼而賢者多後世擇之精非學不可雖貴且難如此而不肖者衆也政教在上風俗在下未易論也自其次言之以天下爲一家無爲同異以君子待小人則中人慕義皆勉而爲君子以家爲天下家人自有心以小人待君子則中人趨利皆流而爲小人則亦無疑乎取之雜而賢多擇之精而不肖者衆如此其反也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

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嚮舉錯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召釋之驂乘拜爲公車令

右張釋之傳第二十文帝以尉亡賴嗇夫善對欲官之而釋之引類至論秦之所以亾自



此嗚呼釋之可謂見微知治亂之本者也唐  
賈至亦論科舉取士之敝其末曰至使祿山  
一呼而天下瓦解思明作亂而十年不復意  
以謂風俗壞郡邑無人故盜起而民從亂不  
可禁雖然科舉致寇事不相洽也然魯酒薄  
而邯鄲圍嗟夫王者之舉錯可不慎其微也  
哉

文帝輦過問唐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  
我言趙將李齊之賢父老知之乎唐曰云陛下

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云上

以胡寇爲意廼卒復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

頗牧也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云軍

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

言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

決于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

盡其知能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軍市租盡以

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

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云夫士卒終



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  
法繩之其賞不行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  
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云削其  
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文  
帝說復以尚爲雲中守軍市之民皆曰將軍制之賞賜不  
從中覆固古任將之術也然兵法曰將能而  
君不御者勝夫必有將如李牧以忠於趙爲  
心有不欺上之意動靜必得賞罰以情如是

而君不御委任而責成功使得自盡焉可也  
若將不賢且不能而君不御輕用民死厚爲  
已私稱不實之功規無厭之利又皆決於外  
不從中覆姦人之所以爲資也可勝察哉雲  
南大覆師中國之精銳再舉而盡而當時權  
臣掩其敗狀敘其戰功以玄宗之明竟於不  
寤而寤而稔范陽之覲致劔南之役嗚呼有君如  
漢文有臣如馮唐魏尚而後可與言此哉  
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召爲中大夫



以數切諫不得久畱內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  
言治官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細  
苛東海大治召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  
爲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

右汲黯傳第二十黯爲人修潔方正秉義嫉  
惡故漢君臣皆嚴憚之而黯亦居之不疑自  
丞相弘上宴見或不冠而不冠望見黯避帷  
中則黯爲上所敬如此下憚之可知矣淮南  
王謀反憂黯守節而至說弘曰如發蒙則黯

爲遠臣所憚如此近臣憚之可知矣然則黯  
爲人類以嚴勝者而考其行事乃大不然黯  
在朝數犯顏直諫而居官臨民則務清靜責  
大指不苛細不拘文法凜乎可謂有持平不  
撓寬大長者之風矣張湯深文巧詆陷人於  
罔黯嫉其刻嘗質湯於上前曰公以此無種  
此豈嚴者之所及哉渾邪王之降也長安令  
以馬不具當斬而黯曰令無罪賈人與市坐  
當死五百人而黯曰愚民無知此豈嚴者之



所及哉然則黯平居嚴而臨事寬咎皋陶敘  
九德曰寬而栗夫栗則不寬寬則不栗自其  
性之弊不能反也故寬而栗成德爲難乃黯  
平居嚴而臨事寬則黯於皋陶九德蓋具寬  
栗且有常人君彰之則國逢吉而天下治凜  
乎可謂有持平不撓寬大長者之風矣而世  
之好爲一切之論者徒以黯喜面折人之過  
不合者弗忍見至士不附因病黯以嚴夫面  
折人之過不合者弗忍見此自黯之短然猶

出於嫉惡者至黯愛君恤民仁心爲質引義  
無窮則嚴何足以名之哉自管君臣勢異至  
論其行事則一以孝文爲君寬矣而其除肉  
刑蓋以嚴致平亦由黯以嚴名而持議乃出  
於寬夫人豈可與世之好爲一切之論論君  
子哉

其諫犯主之顏色嘗慕傳伯爰盎之爲人

右汲黯傳第二十傳伯梁人爲孝王將其事  
不詳見爰盎數直諫愛君有足道者故黯慕



之雖然益有邪心其下趙談車以欲害已其  
致鼃錯誅以欲按已皆所謂身私而託公而  
黯排公孫弘張湯蓋引義廷爭奮不顧身無  
介然之私益豈黯之徒也哉淮南王遷死上  
哀不食益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此不足以  
毀名上迺解雖出於愛君然曰孝過曾參讓  
過許由則近諛矣而武帝曰吾欲云云黯曰  
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  
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夫人君謂其下聖已  
則皆自聖非文帝之賢何足以受之唐虞仁  
義之不可以僞爲也內實不至而外慕其文  
焉天下每不治故黯以是動武帝而不諛然  
則黯雖慙不能使君必信而其所以愛君異  
乎益之愛君矣

黯多病最後嚴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  
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瘡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  
自謂賁育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  
汲黯近之矣



右汲黯傳第二十揚子或問社稷之臣曰若  
張子房之智陳平之無悞絳侯勃之果霍將  
軍之勇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夫  
四人者以羽翼太子寤高帝而立惠帝張子  
房之智也許呂后以王諸呂王陵爭而已不  
爭呂后死乃與絳侯誅產祿陳平之無悞也  
入北軍一呼士皆袒左爲劉氏乃定策迎代  
王絳侯勃之果也引昌邑王下殿而泣送之  
取宣帝民間而北面之霍將軍之勇也此其

於國皆當伊周之任因禍而爲福轉敗而成  
功者故揚雄以謂皆近世社稷之臣若黯位  
纔九卿職但諫諍且未嘗遭變也而嚴助已  
信其輔少主守成則賁育弗能奪如此其重  
而武帝亦不疑而許之曰近古社稷之臣何  
哉傳曰本彊則精神折衝豈惟國勢於人亦  
然內誠中正則利貫金石而不禦雖莫見於  
事而其精神固已外讐矣以淮南王之謀不  
憚下丞相弘而獨憚黯其平居守義有以襲



之也故鄭昌以謂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  
禮曰亦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何必良  
平勃光所遇之功哉孔子曰可以託六尺之  
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  
子人歟君子人也汲黯以之

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  
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  
天下長者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然在朝常  
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

右鄭當時傳第二十班固語孝武時人材之  
盛曰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信哉是言非仁  
心愛士慕義無窮則孰能若此也故孟子以  
謂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漢詔亦曰進賢受  
上賞蔽賢蒙顯戮漢一時名臣好善者不可  
勝數而韓鄭獨稱推賢豈但人事應受上賞  
而天亦不得以不祥蒙之不然則以舞文酷  
烈之張湯身爲世戮天當勦絕其類而徒以  
達賢克開其後而有子如安世君子長者富



貴令終如此不然是遵何德哉雖然古者行  
已畏人知君子之好善也性不能已非有爲  
爲之也若言人之長恐可及亦足矣至置驛  
於郊以夜繼日則凡惡近名畏招權利者所  
敬而避也當塗大臣同時有位宜任此責者  
多矣而當時以列卿居京都四郊之來者皆  
欲迎受而身主之何哉夫戰國公子以得士  
相傾奪賓客無誰何歸斯受之彼有爲爲之  
也而當時長者何所傾奪而爲是豈去戰國

未遠其氣俗尚爾當時但貪於得士忌避此  
耶士所深忌者在近名近名則必懼毀懼毀  
則必患失當時不幸類此故其敝至於在朝  
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以東朝觀之初是  
魏其不堅故上怒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  
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  
矣夫平生長短兩人於上前未病於公至公  
議當任則不堅彼哉然則當時知名士上意  
亦倚以爲決者非其臨事失望媿嬰之態見



則廷臣森然皆不語者何由獨得轅下之罵哉孟子論柳下惠聖之和以爲百世之師然語和之敝曰不恭極不恭之實曰君子不由夫柳下惠一人之身也引而上之其和迺可以班於聖排而下之其不恭迺不得爲君子嗚呼愿而恭難哉

賈山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

右賈山傳第二十一不根持論學者之深病

則涉獵書記乃山之所以輕也然漢之所謂醇儒者守一經專門名家載其師之說世世不易章句訓詁僻陋而迂滯以爲道之精盡安知儒哉古之所謂醇儒者志道而游藝有斐君子如圭如璧如金如錫從容則守正臨大節則不可奪如此其可也是以儒服者遍今六魯國而以儒自名者一人若守經而已何優焉儒者之多也哉然詩禮之流大儒小儒所以發冢則守經之陋至死不易尚猶庶幾此



張禹韋賢之徒所以皆得名爲醇儒而山輩見輕蓋世喪道而然否則未知其孰賢也

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

弛

云

陛下親自勉以厚天下是以元年膏雨降

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臣竊悼之

右賈山傳第二十一山論周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自謂至言可謂至矣夫天下之大生物至夥豈但足以奉一君蓋以天下之財力養天下之萬衆本自不乏而人君縱欲有一於此則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供其求夫財力之盈虧固豈難知可四言而盡也曰節以制度而已矣以文帝之恭



儉身衣弋綉夫人衣不曳地愛中民十家之  
產其視天下如恐傷之雖山亦自以謂帝親  
自勉以厚天下者何至荒於射獵一日再三  
出哉儻其所好未免乎此時時有之而山憤  
悱愛君不自知其諭之已甚至借爲諭無所  
不至嗟乎使山遇武帝寤後其獻言當何如  
哉傳以謂山善指事意文帝終不加罰夫古  
之人君能以小過受大諫惟文帝爲不可及  
也哉

山論

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  
陽爲人有智略忼慨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  
間疾陽惡之孝王怒下吏將殺之陽從獄中  
上書云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

右鄒陽傳第二十一善哉陽之諫吳也可謂  
微矣漚數十年謀反白頭舉事事未發而陽  
擿其反謀豈不殆哉漚實陰連齊趙外事三  
越以孕大禍而陽爲不知者言胡亦益進越  
亦益深爲大王患之蘇林以謂微言梁并淮



陽之兵漢折西河而下以破難其計故錯亂其語若吳爲憂助漢者其意深矣漚之不納則未知其智足以察此與懵不之察也其智足以察陽之知其謀而難斥言耶則固不敢誅陽誅陽則是自發其機其事敗矣其懵不之察以陽爲誠不知其謀而謂陽信其憂助漢耶則曰陽不足以知吾事亦不誅矣故姑爲不納此陽所以觸危奔履猛虎而脫身無足疑也至其從孝王也孝王倚帝少弟與太

后之愛出入驕恣而又昵其邪臣勝詭計無不從陽與枚嚴適至其國以陽之智略一啓口論事而勝詭固已惡之孝王怒至下吏將殺陽然則陽嘗動吳之禍機以婉而無殃未嘗深預梁事一介於勝詭以不合而幾死士之遊世可不知此也哉吳則於陽之辭察與不察皆不敢害陽惡暴已私其勢然也雖使傍有讒者而終無殺陽之理自其已事梁則倚帝少弟與太后之愛嘗貴驕顯求漢嗣非



溥疏遠陰謀者之比也枚先生嚴夫子皆不  
敢諫而陽爭之其將見殺宜也勝詭握梁權  
陽爲梁囚從獄中上書而言秦信左右而亾  
周用烏集而王勝詭見之當何如哉至以謂  
使寥廓之士回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  
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  
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夫陽正以忠信  
介於諂諛見惡而得囚又昌言忠信力指諂  
諛不屈以求免然而勝詭終不能見害孝王

卒以爲上客然後知士從容則可以謀全窮  
則不可以計免亦直而已矣孔子曰水火尚  
可以忠信誠心親之而况於人乎後孝王敗  
勝詭皆自殺孝王乃得陽而益親然則孝王  
豈終不肖者哉班固論齊桓公管仲相之則  
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謂  
不肖中人孝王信勝詭而危用陽語而安夫人主  
豈有中人之質孰不可與語上哉

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爲逆也稟奏書



諫吳王不納去而之梁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  
西鄉漢聞之斬鼂錯以謝諸侯蔡復說云吳王  
不用蔡策云

右枚蔡傳第二十一漚始萌反謀而未發也  
鄒陽枚蔡皆其客皆諫陽詞微蔡詞危漚雖  
皆不聽而亦皆不害之蓋害之則事未發而  
先聞是以不敢此漚之情也至蔡已去吳漚  
已舉兵遂事不諫蔡復說之何補哉夫漚爲  
藩臣連六國之兵以鄉漢借使錯誅而兵罷

漚復能泰然無事而歸國漢終能漠然不問  
而捨漚哉蔡之智亦足以及此儻曰愛漢與  
吳之民命其可矣至梁孝王顯求嗣漢蔡與  
陽亦皆其客陽諫而蔡不敢至此愧陽矣何  
則漚始微謀惡先誅士後已舉事奚邨人言  
蔡揣其情庶幾言之而無患至孝王無所忌  
憚欲必其求雖漢廷臣悍如爰盎而敢於刺  
殺之至害蔡與陽何足道哉故陽以爭下獄  
至死蔡以不敢諫依違得全怯矣且蔡名梁



客食其食而不救其禍於陽得無愧哉故班固亦謂陽有智略而不及棄此其意也然棄文辭過陽其所為七發蓋相如此自陽已下不及也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三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四十四卷

雜論

西漢雜論十四篇



西漢雜論十四篇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四

西漢雜論

宣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

云

秦有十

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譽諛之聲日滿於耳

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亾天下也夫

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息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

故囚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

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内之蓋奏當之

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



文致之罪明也。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史。昔衆  
或以右路溫舒傳第二十一。班固以賈山鄒陽枚  
舉四。蔡路溫舒四人者，傳相附以其上書論事類  
人計也。然山於孝文恭儉之主，至借秦爲喻及諷  
諷美其與賢士共射獵，雖憂深思遠有豫防之忠  
夫其而文帝亦何至是哉。陽蔡遊吳與梁不得已  
宣帝而說而吳梁何足遊且說哉。溫舒遇宣帝有  
爲議與時會意刻覈之風，其弊爲酷烈，故深  
指秦失而宣帝至是亦深見采納，世被其利。

不辭過三人遠矣。固之言曰：山自下廁上陽蔡遊  
夫出危國然卒免刑戮者，其言正也。溫舒辭順而  
辭意篤，遂爲世家宜哉。是固於四人者，未有間  
也。今也山陽蔡皆浮於辭類，非深切事情而溫舒  
丞尉論失之存，獨指獄吏與言虛美，熏心實禍蔽  
平塞及獄吏成鍊之情，可以爲百世戒。確乎其  
言如飢之粟，病之藥也。凜乎其志有治世大  
天下臣之風矣。固以其上書論事類，乃溫舒言可  
上論施於事，非三人者之類也。



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蚡曰魏其侯貴久矣素天下士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卽上以將軍爲相必讓魏其魏其爲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相尊等耳有讓賢名蚡迺微言太后風上於是迺以嬰爲丞相蚡爲太尉籍福賀嬰因弔曰君侯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嬰不聽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迺令騎畱夫夫不得出籍福起爲謝案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順

蚡迺戲騎縛夫

右田蚡灌夫傳第二十二籍福似專爲蚡游說者故其意每助蚡然教蚡以下嬰讓相則智矣至說嬰兼容案夫使謝則無意於害竇灌者蚡能用嬰夫不能用故蚡全而兩人死也

淮南王安入朝時蚡爲太尉迎安霸上謂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卽宮車晏駕非大王尚誰立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錢財物上自嬰夫



事時不直蚡特爲太后故及聞淮南事上曰使武  
安侯在者族矣

右灌夫傳第二十二蚡嬰三人者皆召權利  
以氣相傾而交禍蚡雖免於誅而死不旋踵  
見怪物焉班固以謂凶德叅會其才不足相  
優劣也雖然嬰爲差賢其救夫死亦出於義  
何則方梁孝王倚太后愛而景帝未立太子  
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驩嬰  
獨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

公孫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

人嬰及栗太子廢嬰爲傳又力爭不能得謝病

去嬰爲人臣於此亦足賢矣蚡以大臣當淮

南王以藩臣入朝迎安霸上乃私許安以宮

車晏駕而立安夫爲人臣如此而不族豈不

幸哉武帝英主自初卽位故已嫉蚡專曰君

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又曰遂取武庫及東

朝廷辯內史是魏其後不堅上罵內史曰吾

并斬若屬矣則帝意直嬰無意族夫可知徒



以黽俛從太后而兩人族嗟乎人君雖謹於  
奉親而族人之家刑亦可以濫設哉至淮南  
王反乃始歎息謂蚡在當族然亦竟不正蚡  
罪非也帝英主自陳明公始曰然他事曰

梁王以至親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遊戲僭於  
天子天子聞之心不善太后知帝弗善迺怒梁使  
者弗見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  
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不省也  
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陰使人

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爰盎  
勝必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迺入見王而泣曰主  
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  
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  
安國曰今大王列在  
諸侯誅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  
不忍致法於大王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

右韓安國傳第二十二漢初接秦雖經術粗  
亾然卿大夫論事猶習捍闔務以奪人梁王



倚帝弟僭踰而安國稱其忠孝以解上意而  
全梁意雖愛主然梁安得爲忠孝哉非正論  
也然使安國非君子愛人以姑息而已者耶  
則進爲罔上退亦適足以驕王而未足以全  
梁至勝詭爲姦而安國正色不撓諭以禍福  
明甚王雖驕卽知懼而出勝詭使天子全兄  
弟愛而梁以安蓋爲漢語則佑梁爲梁語則  
尊漢然則安國非愛人以姑息者也謀也

安國坐法失官家居武帝卽位田蚡親貴用事安  
國以五百金遺蚡蚡言安國太后上素聞安國賢  
卽召以爲北地都尉遷爲大司農其年蚡爲丞相  
安國爲御史大夫

右韓安國傳第二十二漢賢臣如安國者少  
安國而賄况其下者哉

趙王彭祖薨時淖姬兄爲漢宦者召問淖子何如  
對曰爲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問武始  
侯昌何如曰无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  
昌



右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趙敬肅王傳傳曰  
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王同姓非以賢勞也  
若武帝之言所以親其族而保全之至矣必  
才者耶地大力豐則叛否則以奢淫敗昌無  
行事記立與薨而已此武帝處之得也

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寃鼂  
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秦彊欲稍侵削數奏  
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云云今或無罪  
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

君云云建元三年中山靖王勝來朝天子置酒勝

聞樂聲而泣云云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

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勝為人樂酒好內有

子百二十餘人云云不見天也

右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中山靖王勝傳厚

親親之禮王者之盛德也然漢諸侯皆奢淫

不循制故鼂錯議削於其前主父定制於其

後猶不能救武帝感勝之言而隆私恩在武

帝得親親之禮矣而勝樂酒好內至有子一



百二十餘人外浮辯而內濟姦欲勝不足道也

去爲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以忽謀屈奇起自絕行周流自生患諒非望今誰怨昭信欲擅愛請閉諸姬去怜之爲作歌曰愁莫愁居無聊心重結意不舒內弗鬱憂哀積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嵬時不再願棄軀死無悔

閻樂右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二去附傳去犬彘行燔燒烹煮生割剝人大惡仍重不足汗冊牘

然其歌詩成理類善屬辭者漢尚文武帝好賦諸王不學者能言如此其習俗使然也

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爲郎騎常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

右李廣傳第二十四爲國患無人才不患無其時人才無時而不可用也又如孝文時內難方夷外懼未釋宜日夜求才若不及之際



雞川集 八  
也有臣如李廣足任將帥且在左右又自知  
奇其能若遇時萬戶侯不足道者矣何孝文  
能用馮唐之言還魏尚於其遠而不能用已  
之所知起李廣於其近也傳曰天下雖安忘  
戰必危豈必如高祖新造擾攘之國然後爲  
有其時自太尉入北軍諸呂喋血漢未嘗一  
尋所急者將帥之才耳奈何自文帝已奇廣  
乃至武帝三世而不用廣雖曰用矣亦不盡

其才塵塵乎以諉人役尚不足欲責其成功  
可得哉霍去病軍數有天幸廣結髮數奇功  
名一切聽於天命不復計其才不才則廣之  
不獲於衛霍間何疑哉廣孫陵亦有廣風其  
不逢類廣觀武帝以廣爲青前將軍且密戒  
青不令廣獨當匈奴乃移前并於右廣欲一  
當匈奴竟不可又遣陵爲貳師將輜重而陵  
願自當一隊乃怒曰將惡相屬耶卒與步不  
與騎二事類也廣不爲前軍徙回遠陵步兵



少無後繼安得功利又大將軍方以姊子夫  
寵貳師以女弟李夫人寵皆躡士大夫擅兵  
柄武帝固信青不信廣任廣利不任陵廣與  
陵僅在其指蹤廝養間敗死固宜嗟乎武帝  
安知用奇士哉

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

云云羣臣

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有國士  
之風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  
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

右李陵傳第二十四武帝始不察路博德羞  
爲陵後距疑陵悔不欲出固非矣又竟不遣  
博德使陵以少擊衆尚殺匈奴數千人單于  
震恐亦名將矣如遷之言其所摧敗亦足以  
暴於天下此知陵者之言也至言陵欲得當  
以報漢陵以匹夫沒疆虜何能爲耶使其有  
謀不過投隙率邊人拔身來歸必不能舉匈  
奴內屬明矣又陵自爲蘇武言令漢且貫陵  
罪全其老母庶幾曹柯之盟陵誠自信才足



以爲此與齊事與匈奴事異也夷狄之俗喪君有君劫一單于可病吾國則立一單于以信吾國陵且與俱斃何以報漢故遷與陵之言皆非也其勸武降而不得泣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上通於天至此則陵知悔其身之不幸復以自還而將死矣然則陵有功耶罪耶曰漢用陵不盡其才兵少而數勝亦功也使如韓延年死則後世復何議忍死而降曰吾將有爲孰明之以謂安知其不能有爲則母誅陵勢不可還而可死又竟不死是陵於忠孝皆負矣曰罪可也

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青爲大將軍封青子伉爲宜春侯子不疑爲陰安侯子登爲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文蘇建盡亾其軍獨以身



得亾去自歸青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  
 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云青曰青  
 幸得以肺附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  
 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當斬將其歸天子天子自  
 裁之於以風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

捷青右衛青傳第二十五青無卓犖才能其起奴  
 天子隸臨士大夫也徒以其肺附寵又班固言其  
 軍數有天幸不破敗也合二幸以得封侯爲  
 大將軍似不足言也然其所以起微賤極安

榮而不顛則非徒二幸亦青知止足持滿畏  
 罪以能保之也其曰仇等三人何敢受封是  
 言也則雖以奴隸加士大夫之上可矣至周  
 霸請斬蘇建以明威而青自以言肺附待罪  
 不患無威深斥霸論以謂甚失臣意則非徒  
 可以加士大夫之上蓋堂堂乎有漢大臣之  
 風矣雖欲不貴且侯而永終譽亦不可得也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及衛皇后尊去病  
 以皇后姊子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



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以二千五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右霍去病傳第二十五李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戰竟以不封引咎自刎而去病一戰卽封遂顯名雖論功成敗行賞罰自殊亦用有當不當然也李陵孤立自請擊匈奴而無左右疆近之援武帝則曰吾發兵多無騎與汝竟以是困至去病以肺附從軍則獨詔大將軍與壯士大將軍又爲擇輕勇騎予之去

病封陵降北何怪哉夫士求有用於時必量其上之信否未信而試不得已而用且內無功而遠求功迺徒欲以其才力斬必成故多敗而中才則率多成功然則廣與陵可謂才矣而未可謂能自用其才也

王夫人方幸於上甯藥說青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爲侯者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爲王夫人親壽青以五百金爲王夫人親壽上聞問青青



以實對上廼拜寧樂爲東海都尉

右霍去病傳第二十五寧樂所說秦漢以來

游公侯貴人間策士之常談也青懼滿求安

而聽焉青固宜保富貴者未可以長者之遺

風責青也二者臣子之自謀得矣而寧樂拜

爲東海校尉何哉

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賢

良對策天子覽其對而異焉

右董仲舒傳第二十六傳稱武帝初立魏其

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

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

皆自仲舒發之然武帝名隆儒旣異仲舒對

至三策之可謂勤矣對畢不以居內而以爲

諸侯相何耶曰不合乎則如傳所載旣用其

言矣用其言疎其人然則武帝名隆儒實好

大喜功與儒者議闊而不好也抑世皆疑仲

舒語徒以白魚流火爲受命之符非三代得

天下以仁之意又推說園廟災顧下比京房



翼奉輩避至使弟子不知以爲大過抑末也  
不足以論仲舒劉向以謂伊呂無以加之而  
子歆意其不可亦緣當時毀譽雖然何必爲  
伊呂顧其言深切可施於事者何如漢承秦  
大壞仲舒以謂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誅  
名而不察實爲善者未必免而犯惡者未必  
刑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詞而不顧實外有  
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  
恥又好用慘酷之吏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

姦不息俗化使然也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  
之忠者此最深切非世儒守經不知務徒語  
三代則欲一二守文不復可否或名夫治莫  
盛於周而周之文致迺有時乎不可用亂莫  
亂於秦而欲革秦弊乃獨在乎損周政世務  
名而不語實者安能知之宗三代而實違之  
者所能及也顧其言深切可施於事不以與  
周反與夏同然則何必伊呂姑要與治同道  
而足如醫治病不問其藥血脈治而人命延



存謂之俞扁無不可者風俗善而世祚久謂  
之伊呂可也則劉向謂仲舒為王佐才非過  
也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四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四十五卷

雜論

唐舊書雜論二十九篇



唐書書雜論二十一篇

雜論

第四十五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五  
至唐舊書雜論六舉外府兩京蓋計公孫以

紀晁公孫古開元之部時有由矣

景雲元年韋庶人悖逆庶人竝以禮改葬量事  
右睿宗紀第七大義滅親既與天下共棄之  
祖京矣弒父與君以禮改葬非也

三年追尊則天皇后曰天后聖帝土縣瀨因封

右睿宗紀第七武氏之惡非其子嗣立則為  
世大戮無復列於唐宗廟矣今不貶后稱為



已幸而追尊其無名之僭號以爲愛親是播其惡於衆也十死九生之惡非其子臨立頃爲開元七年秋七月制以亢陽日久上親慮囚徒多所原免諸州委州牧縣宰量事處置

右玄宗紀第八自東漢以來守令權輕蓋甚景雲夫赦囚土澤也而玄宗使牧宰得自量事處置最爲近古開元之治抑有由矣

至德二載上議大舉收復兩京盡括公私馬以助軍給事中李廙署云無馬大夫崔光遠劾之貶廙

### 江華太守

右肅宗紀第十肅宗東還衆纔一旅盜已穴寢廟人心去就之時也當時州鎮身爲賊守朝廷或不能討而新平保定二太守以郡小力不足拒賊皆及於誅夫責人臣効死之義寧計爾力誅之是也括馬出於勢急非平時橫科廩以近臣率先違令雖事輕棄郡而情不憂國甚之効貶輕矣

襄州偏將楚元逐刺史王政據城自守



又襄州軍亂殺節度使史翽部將張瑾據州叛

右肅宗紀第十將吏逐帥阻兵自此始前此未有也時大寇嗣興餘黨未殄朝廷置不暇問譬方搏虎抃噬而豺攘其豬捨之宜也然因是以萌藩鎮戕主擅相立之患惜哉故國多事奸人必察隙窺利覬幸逋誅李文饒寧捨澤潞而詰十五里明光甲之欺夫行政必先理鼠偷鼠偷不捨則磨牙者懼矣

襄州右兵馬使梁崇義殺大將李昭據城自固乃

授崇義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

右代宗紀第十一代宗時國連遭大喪寇亦未殄崇義之罪不唯不暇討遂因以節與之姑息之政始於此

太常博士柳伋上疏以吐蕃犯京師罪由程元振請斬之以謝天下上甚嘉納以元振有保護功削在身官爵放歸田里元振衣婦人衣入京城御史鞠問以狀聞配流溱州既行追念舊恩於江陵府安置



右代宗紀第十一肅宗以興復大功神器所  
歸不在宦官輔翊也猶驕李輔國用爲兵部  
尚書令宰臣送上遂離間兩宮虧損上德而  
代宗又甚焉至加輔國尚父位三公而元振  
尤親近用事譖害大臣方迫於戎寇播越憂  
懼故一賤士足以悟之而竟牽褻御之愛優  
柔不斷以隳大刑然則唐之患藩鎮宦官皆  
代宗啓之此如木方盛蠍已穴其中其亾之  
形非一日積也

僕固懷恩聞朔方行營節度使僕固瑒死燒營遁  
入吐蕃制奪懷恩先任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單于  
鎮北副元帥朔方節度使其太保中書令大寧郡  
王如故

右代宗紀第十一懷恩蒙國大恩背叛爲寇  
去節度等號而存三公王爵此爲貶耶赦耶  
唐之政令不可得而知也

永泰元年敕如聞諸州承本道節度觀察使牒科  
役百姓致戶口彫弊此後委轉運使察訪以聞



對曰右代宗第十一代宗之時朝廷方疆人才猶  
 未盛足以有為前此梁崇義殺李昭據襄州遂  
 授以節度使李懷玉逐侯希逸據淄青遂授  
 以知畱後事威令已不行於藩鎮而姑息之  
 患始起矣迺區區欲以轉運使檢察其科役  
 王收信美而不能行真兒戲哉

丁未日重輪是夜月重輪癸未太廟二室芝草生  
 乾陵令於陵署得赤兔以獻

右代宗紀第十一代宗之時戎寇方滋歲屢

旱蝗塵塵焉守成不暇重輪芝草赤兔一歲  
 同至為何瑞也故論休符者證人事而已

詔邊事猶殷戎車屢駕軍興取給皆出邦畿迺者

遵冉有之言守周公之制十而稅一務於行古

前此

從第五琦請十畝稅一畝効古十一今則編戶流亾而墾田減稅計

量入之數甚倍征之法云云京兆府今年合徵稅

八十二萬五千石宜減放十七萬五千石青苗地

頭錢宜三分放一

右代宗紀第十一古者十一而稅過此無橫



樂府集 五  
斂也後世常賦之外取於民者不知凡幾種  
又履畝而稅曰吾慕古是重之也民亾不亦  
宜乎代宗慙而減之有文景之意然旣知計  
量入之數甚倍征之法而不能改曰姑減今  
年幾何是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者也  
况終不已也耶

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專殺監軍封華州牙將姚懷  
爲感義郡王李延俊爲承化郡王以斬智光之功  
也

右代宗紀第十一異姓封王本於軍興賞功  
一切之政然王爵之輕且濫莫甚於唐

追諡故齊王倓爲承天皇帝興信公主亾女張氏  
爲恭順皇后

右代宗紀第十一追尊親王爲皇帝皇太子  
古未聞也自太宗以來失之

正月回紇使出鴻臚寺劫掠坊市吏不能禁止復  
以三百騎犯金光門慰諭之方止七月回紇蕃客  
奪長安令邵說所乘馬人吏不能禁



右代宗紀第十一代宗嘗藉回紇之力以捍吐蕃所以優禮之無不至回紇恃功而暴其使親於京師犯法而捨不敢治不惟無以示遠人後何以復使之哉若曰執其使明其所犯使歸自伏罪於其國借使不問而詭詞以報我我亦陽置不問猶足以爲不治夷狄宰相于頔請依杜佑例一月三朝從之

右憲宗紀第十四憲宗初立紀綱粗振杜佑嘗以老辭位優詔月三朝禮也而于頔乃以

例請貴老尊賢之意不出於朝廷而可以自致不但意輕國家而不臣之跡彰矣不加貶責又從之主威所以削也

吐突承璀復爲右軍中尉諫官以承璀建謀討伐無功請行朝典上宥之降承璀爲軍器使

右憲宗紀第十四自神策置中尉宦官始握禁兵權已重矣而憲宗初命承璀爲鎮州招討處置等使時許孟容與諫官固嘗極言不可憲宗不得已但粗改處置之名至是無功



人言杏至又忍而貸之驕其徒太甚竟貽蕭  
牆之禍易稱不可如何者此之謂也

以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依前判度支以衛尉卿充諸道鹽鐵使程異爲工  
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充使是時上切  
於財賦故用聚斂之臣居相位詔下羣情驚駭裴  
度崔羣極諫不納二人請退

右憲宗紀第十五淮蔡不臣數十年河北刺  
客又賊宰相憲宗奮然發於英斷誓必誅翦

韋貫之請緩承宗而專討元濟遂罷政事袁  
滋請罷兵立貶爲刺史且屢出內庫錢帛供  
軍而元濟尋誅承宗恐懼歸命憲宗誠中興  
賢主非但無征利之心而已惟其初年志平  
僭叛病力不足故不得已厚斂一切出於權  
宜而牽於所欲成至用異鏞當鼎鉉平居朝  
廷信重如度羣輩願去位以諫而不能回鳴  
呼人主亦慎於有爲哉

詔百辟卿士宜各徇公勿爲朋黨



右穆紀第十六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先王所以能使在位者皆正直而德如羔羊也穆宗不足以身化而明不能辨邪正區區焉詔曰勿爲而已爲者又未必能察而知易曰咸其輔頰舌騰口說也何所補哉罷理匭使以諫議大夫李渤知匭奏置胥吏添課料故也

右敬紀第十七以增胥吏俸料爲吝而罷理匭使惜至輕廢至重也

上御宣政殿試制舉人二百九十一人以中書舍人鄭涵等充考制策官

右敬紀第十七制策至二百九十一人濫可

一人知

鄭涵等考定制舉人上謂宰相曰韋端符楊魯士皆涉物議宜與外官廼授白水城固尉宰相請其罪名不報

右敬紀第十七名制舉以待非常之材而得之者容私焉知其涉物議而不按有司不黜



濫者尚命以官既失之矣至宰相請其事而  
匿不下益非也

上徽號大赦時李紳貶官李逢吉不欲紳量移廼  
於赦文內但言左降官已量移者與量移近處不  
言未量移者與量移翰林學士論列云不可爲紳  
一人與逢吉相惡遂令近年流貶官皆不得量移  
帝遽命追赦改之

人諱右敬紀第十七宰相挾私怨更赦敕近臣論  
上而追改之而逢吉不得罪信任如故無政莫

甚於此矣

昭義劉從諫三上疏問王涯罪名仇士良懼是日  
從諫遣焦楚長入奏於客省進狀請面對上召楚  
長慰諭遣之

右文宗紀第十七下仇士良初殺涯等之數  
日相鄭覃李石又十數日石奏刑殺過多覃  
又陳理道上曰我每患正觀開元之時觀今  
日之事情氣填膺方是時士良輩新屠滅訓  
注等家握兵自防京師訛言屢驚石等敢出



口微議已勇過孟賁矣又從諫近在澤潞擁  
兵問所難荅若欲以清君側者士良雖悍已  
復股栗從諫意雖不爲朝廷而詞順可恃而  
文宗石等亦終不能借此以正士良之誅特  
新遭大變又以投鼠忌器竟怙怙不能誰何  
而士良泰然以寵祿終忠臣之寃百世不洗  
功名之會難哉難哉

車駕將幸華清宮兩省進狀論奏詔曰朕以驪山  
近宮真聖廟貌未嘗修謁云云蓋崇禮敬之心非  
以般游爲事已允來請

右宣宗紀第十八華清之幸聽諫而輟亦足  
善也諱般游之實託禮敬之名詔令人主所  
以信四海也自文非矣若出一時代言者之  
口非諛則欺

同昌公主薨以待詔韓宗紹醫藥不効殺之捕其  
親族三百餘口宰相劉贍京兆尹溫璋論諫行法  
太過上怒叱出之

右懿宗紀第十九病死而殺醫是爲不道又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五  
捕無辜數百人至此宰相非特撞郎而已也  
國子司業韋殷裕論淑妃弟郭敬述陰事上怒甚  
卽日下京兆府決殺妻崔氏等九人配入掖庭  
同昌右懿宗紀第十九上論妃戚家私事而當大  
逆不道之戮桀紂之暴不過於此唐之亾自  
此兆矣  
宴百僚于崇勳殿上贊述全忠之功因言御樓前  
一日所司亾失赦書賴元帥府收得副本幾失事  
矣中書不得無過裴樞等起待罪

太白右昭宗紀第二十國祚將遷君臣束手方區  
區責宰相失官文書事可憐也哉  
志

貞觀六年平突厥年穀屢登羣臣請封泰山太宗  
曰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闕封禪  
之禮亦可比德堯舜秦始皇登封岱宗奢侈自矜  
漢文竟不登封而躬行儉約刑措不用今皆稱始  
皇爲暴虐之主漢文爲有德之君以此而言何假  
封禪後羣臣復請十五年下詔將有事于泰山至



雒陽以星變罷其事正平不誦誅言事于泰山

右志第三太宗始排羣議欲守儉約賢君仁人之言也請者不已後卒議行徒以星變而止耳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曰乎蓋太宗好大喜功自不憚萬里伐高麗况封禪耶使其本心薄之而不爲雖舉天下以勸我何有哉旣行而以事輟則特不得已耳語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其太宗之謂乎

太白山人李渾稱於金星洞仙人見語老人云有

玉版石記符聖上長生久視令御史中丞王鉷入山洞求得之太白山封神應公金星洞改嘉祥洞華陽改真符縣

又太白山人王玄翼云見玄元皇帝於寶仙洞中又使鉷往得玉石函

右志第四玄宗時事也崇道德慈儉之意尊老氏以爲姓祖未害於理也唐同泰言瑞石於天后朝亦封雒水神爲顯聖侯於其側置縣立碑與玄宗事無異也而開元間盧履冰



以爲言玄宗立詔罷毀夫武氏則心知同泰之僞而假威鬼神以讐天下如王莽意耳至玄宗旣深嫉同泰之僞而甘受李渾王玄翼之誣出於誠心冀幸以爲信然者則是事與武氏同而其惑迺武氏之所不惑而僞爲之者以其英武好治苟有蔽焉不免於欺如此况中才以降哉高駢在西川安南時諸侯震恐真百夫特也氣凌萬衆莫能誰何而呂用之一巫家子奴材妾智睢盱其側如幻師之

玩木人口目臂足惟所牽掣忽指空中曰仙人過駢則亟拜雖莫知何向而終不疑也豈識不若巫家子哉惟其富貴已極嗜好已足但覬不死恐不可得故人以其所覬而不可得者啗之惑自此入無不至矣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不亦精

得者即之感自此人無不至矣可不亦精

可賤不亦感不可得姑入以其視賤而不可

難不亦正寒于姑對其富貴已盡而後已

人豈能以通野與莫賦何向而錄不錄也豈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五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四十六卷

雜論

唐舊書雜論二十一篇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六

唐舊書雜論

志

汾陰后土之祠自漢武帝後廢而不行開元十一年上親祠改汾陰為寶鼎二十年中書令蕭嵩上言十一年親祠所穀自是累年豐登有所必報禮之大者且漢武親祠前後數四伏請准舊行賽謝之禮上從之

右志第四祠后土非古也曠代不講而明皇



雞肋集  
一  
行之行之十年不復講矣而蕭嵩勸之嵩爲  
公相不能止人主非禮之動又勸之異哉

上元元年天后上表曰至如父在爲母服止一朞  
雖心喪三年服由尊降竊謂子之於母慈愛特深  
推燥居溼咽苦吐甘恩斯極矣所以禽獸之情猶  
知有母三年在懷理宜崇報且齋斬之制足以差  
減請終三年之服高宗行焉至開元中盧履冰上  
言則天將圖僭篡預自崇光請升慈愛之喪以抗  
尊嚴之禮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

之故云云

右志第七武后之請意誠在於自隆履冰言  
之是也然卒緣人情遂不可改鄭國爲間說  
秦鑿渠意不在秦然渠成亦秦之利傳曰有  
其舉之莫能廢也何必武氏之改哉

徐敬業作亂則天欲以威制天下漸引酷吏遣萬  
國俊至廣州遍召流人擁之水曲以次加戮麟臺  
正字陳子昂上書言刑非王者之所貴詞甚激切  
疏奏不省司刑少卿徐有功常駁吏所奏日與之



廷爭全濟不可勝數余亦嘗聞史氏與之  
五字右志第三十武氏初萌僭意矯情盜名如漢  
國外王莽而才過之此惡人而擇利害審者也置  
翁婿甄達寃於闕下而遣使戮人於海隅取好譽  
於前立實威於後故不出房闥而國祚遂移  
當時大臣皆拱手聽命朝不圖夕而子昂乃  
獨以疎賤抗言其過雖不見省亦不罪也至  
有功以職事爭則不唯不罪而又從之何哉  
蓋亦心知死者之寃而利在殺故寧藉酷吏

使驅除豈昏不察哉又時時聽納有所縱捨  
以微收天下豪傑之心故曰才過王莽當時  
忠賢事之者衆如狄梁公之不屈不但免禍  
而亦終用其言相張柬之寧不知是數人將  
有爲哉自知以女子在此位足以次且終吾  
身而已天下之祚必有歸也故晚節稍弛權  
以圖存又賴承之者其子也以不及於大戮  
與無故曰擇利害審

劉武周將黃子英宋金剛寇太原裴寂自請行賊



斷其澗路師遂大潰城鎮俱沒高祖慰諭之後令  
鎮撫河東寂惟怯無捍禦之才惟發使絡驛催督  
居人入保百姓惶駭高祖釋之有所巡幸必令居  
守

右裴寂傳第七世謂寂與劉文靜同輔唐起  
義以比漢蕭曹非也沈毅有謀初覩隋之亂  
卽有大志惟文靜一人而已且與秦王不謀  
而合遂以宮人事脅寂令啓高祖師自此興  
耳寂旣無它長高祖亦徒以副監歡昵之故

而私德之倚以心腹於佐命何有哉文靜高  
才獨秦王深知高祖雖緣以起事而所待文  
靜與寂薄厚有間矣以疏處嫌卒被怨叛之  
戮而寂又忌忤而擠之死去蕭曹遠矣嗟夫  
惟太宗爲知人善遇功臣哉

張長遜以五原郡降授太守尋除豐州摠管是時  
梁師都薛舉請兵於突厥欲令渡河長遜知之僞  
爲詔書與莫賀咄設示知其謀突厥乃拒師都等  
高祖嘉之



右張長遜傳第七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利  
國家專之可也長遜守邊知梁薛乞師之謀  
若復而後圖之則兩寇交合虜兵南矣矯詔  
以伐其交義與計兩得也雖然當危迫可也  
若漢陳湯功不可不賞而匡衡執不肯賞爲  
平日慮也

密爲書以移郡縣云云因其倒戈之心藥我破竹  
之勢曾未旋踵瓦解冰消坑卒則長平未多積甲  
則熊耳爲小

右李密傳第三檄詆隋主之惡惟恐不盡以  
重天下怨怒亦無足怪此密之檄也而目贊  
真贊魏公神武齊聖七德九功之美起事而驕非  
血音所以善其始也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發喪恩信著矣振而矜之叛者九國况以是曉新  
密贊集身合去就未可知之人哉是驅而離之也  
且坑卒多於長平豈佳事耶君彥詞失密用  
之又失君臣之知竝卑而同驅君子是以知  
密之無成功也至溫大雅爲高祖作報書稱



鑾輿南幸恐同永嘉之勢其言甚順而有禮  
夫高祖君臣豈與密輩角材而投智其文詞  
舉動之際勝負固已預分矣

密傳首京師李勣爲黎陽總管請收葬詔許之勣  
發喪行服備君臣之禮三軍縞素故人哭之多歐  
皿者邴元真之降王世充也密故將杜才幹恨元  
真背密伏甲斬之以其首祭密

右李密傳第三隋末羣盜竝起密於衆人中  
粗有文理慷慨不吝財賞能得士死力雖敗

而滅而諸將故人心不叛之近田橫兄弟之  
爲人也

太宗圍逼東都單雄信出軍拒戰援槍而至幾及  
太宗徐世勣訶止之曰此秦王也雄信惶懼遂退  
右單雄信附傳第三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援  
槍而至正欲取秦王耳而世勣訶之曰此秦  
王也則惶懼遂退然則秦王威名震於人心  
者已久倉猝聞訶忘其本圖勇智俱廢而秦  
王遂免其成大業豈偶然哉



不取伯當之言遂及桃林之禍

右李密傳贊初密歸朝不得志復謀叛王伯當止之不從竟敗死密雄桀雖無帝王度然終非事人者也項羽不肯渡烏江而王密肯爲光祿卿奉朝請而已哉使密能忍志事唐太宗唐亦能終容之否乎史臣之論非也

時制度草創命劉文靜等更刊開皇律令而損益之高祖謂曰本設法令使人共解而往代相承多爲隱語執法之官緣此舞弄宜更刊定務使易知

云云

右劉文靜第七法緣人情詞欲明達高祖可

謂慮深而議當矣後世法旣滋彰下益多僞

至或歲歲刊律令而書生秉筆者又往往自

矜夸曰語簡而該爲工剪裁窘約詞不宣意

巧者夤緣爲姦而暗者出入抵牾可勝歎哉

殷嶠從擊薛舉時太宗有疾委軍於劉文靜戒之

曰賊衆遠來利在急戰難與爭鋒且宜持久待糧

盡可圖嶠退謂文靜曰王體不安憂公不濟故發



此言宜因機破敵何乃以勅敵遺王也遂陳兵於  
折墟爲舉所棄大敗與年義且宜林八  
頭劉右殷嶠傳第八劉文靜亦不可謂無謀者也  
臨敵不自慮而惑嶠說遂以喪師太宗雖病  
臥而逆告以持久之計卒如其所料而嶠一  
自用則敗潰隨之嗚呼太宗爲不可及也夫  
膠東王岷州都督道彥遣使告諭党項申國威靈  
多有降附李靖之擊吐谷渾也朝廷復厚幣遺党  
項令爲鄉導首領石跋赤辭詣靖軍請諸將曰往

者隋人來擊吐谷渾我每資軍用而隋人無信必  
見侵掠今將軍若無它心我當資給糧運如或我  
欺當卽固險以塞軍路諸將與之歃血而盟赤辭  
信之道彥旣至闊水見赤辭無備遂襲之虜牛羊  
數千頭於是諸羌怨怒屯兵野狐峽道彥不得進  
爲赤辭所棄死者數萬人爲計可  
右淮南王神通傳第十隋人欺誕結怨党項  
隋滅而党項怨之未忘也彼不貪厚幣而輕  
許我盟約堅定而後助我軍口血未乾遽往



襲之是蠻夷常信而忠國常欺邊將貪小利  
敗遠圖自古而然况所得不如所亡利亦果  
安在哉夫一喪師未足道而使四夷言中國  
為亦乃不可信如此後雖欲為信可得哉道彥不  
陳叔達拜禮部尚書初建成元吉嫉善太宗高祖  
惑其言將行貶責叔達固諫乃止至是太宗勞之  
曰武德時危難潛構知公有讜言今之此拜有以  
相荅叔達謝曰此獨為陛下社稷計耳人無計必

右陳叔達傳第十一人主以天下為度記舊  
中事用公器賞私恩雖不言已可愧又顯言之  
狹矣叔達不受是也

封倫以建成元吉之故數陳忠款太宗以為至誠  
賞賜以萬計而倫潛持兩端陰附建成卒後數年  
太宗方知其事

右封倫傳第十三倫仕隋附楊素又為宇文  
化及數煬帝罪其險詖無行天下所知也以  
高祖太宗之明謂屈突通之忠於隋而信任



之又貴倫至台鼎何哉書曰難壬人壬人之不可不察自堯舜以爲戒矣倫更兩朝皆首鼠不忠而人主不能察不唯不及禍又親昵太宗之語曰色取於仁而行違之在邦必聞倫之賞謂也而倫晉封兩縣李靖復定襄常安之地斥土界自陰山北至於大漠御史大夫溫彥博害其功譖靖軍無綱紀致令虜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太宗大加責讓靖頓首謝久之太宗曰隋將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功不

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當赦公之罪錄公之功右李靖傳第十七靖破蕭銑下東南數十城號令嚴肅軍無私焉謂無綱紀誣甚矣且彥博自忠良帷幄獻替何庸害將帥之功或者以職事所聞言之然太宗至引隋將誅死事責靖是忘其大功而疑其所未必然者亦過矣豈自古人臣功大難賞人主所忌必借一事豫折伏之如是以爲駕馭之策乎則與所謂有功見知則悅者豈不異意也哉



太宗將伐遼召靖謂曰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  
定慕容吐谷惟東有高麗未服公意如何對曰殘  
年朽骨惟擬此行病期瘳矣太宗愍其老不許

右靖傳房喬將死惟諫伐遼而靖老病聞命  
踊躍靖才智信堪此行然戰將耳非知遠經

國器也

李勣遇暴疾方云須灰可以療之太宗迺自翦須  
爲和藥勣頓首流血以謝帝曰吾爲社稷計耳又  
嘗閒燕顧勣曰朕屬幼孤云云勣雪涕啞指太宗

寢疾謂高宗曰汝於李勣無恩今責出之我死汝  
當授以僕射卽荷汝恩必致其死力乃出爲疊州  
都督高宗卽位召爲左僕射

又右李勣傳第七太宗知勣不負李密固可以  
託孤矣且以天下傳子何所疑而爲是哉勣

事太宗寵遇已極誠忠臣耶身受非常之眷  
自當以道事君同其休戚豈必嗣主有恩如  
私臣者而後可哉無罪而出之欲收恩於高  
宗太宗待勣旣已薄而勣又無學問知忠於



所事而不能爲國遠慮使其主不陷於惡然後爲忠至阿其所好倉猝定立武氏禍流國家新史以謂不幾於一言而喪邦者意自古如此者少獨勸事當之也

太宗謂侍臣曰張亮有義兒五百將何爲也正欲反爾命百僚議其獄多言當誅惟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太宗旣盛怒竟斬亮于市歲餘刑部侍郎闕奏皆不可太宗曰朕得其人也往者道裕議張亮反形未具此言當矣遂授道裕刑部

侍郎

右張亮傳第十九亮延術士問弓長之讖又養子五百人何爲乎道裕言反形未具非也君親無將亮之狂悖足以得死但法吏惡文深道裕論附輕其人平允可知太宗用之是也然則太宗非比言者之衆而拒道裕也不得不拒非拒道裕之獨而誅亮也不得不誅非記人前日不用之言而用其後日之身也不得不用其慶賞刑威於此兩得矣司馬遷



明李陵非降漢武疑其為陵游說而當遷腐  
刑陵或能報漢亦未可知而漢武疑遷已有  
此坐至道裕言亮反形未具而亮狂悖實已  
著矣太宗不惟不罪道裕而又用之其明智  
大度豈漢武所能庶幾哉

太宗嘗從容語從臣曰當今名將惟李勣道宗辭  
萬徹三人而已李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  
徹不大勝即大敗

右辭萬徹傳第十九程不識與廣俱以邊太

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

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云程

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至明云是

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為名將云然廣士

卒多樂從而苦不識廣才氣無雙所謂何至

學孫吳者也自其跡觀之太宗論勣道宗師

有紀律近程不識論萬徹驍邁出倫近李廣

而實非也不識恐未足以擬勣等輩而廣豈

萬徹之流哉為將當以紀律謀策慮勝而動



勸道宗其人也萬徹能勇而已何足與議此夫不大勝亦不大敗是常勝之術也非大勝卽大敗是勝敗常未可知也且一大敗何以善其後耶

張嘉福等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岑長倩以皇嗣在東宮不可下制獄被誅數十人坐同反之罪長倩子義有能名則天嘗令宰相各舉堪爲員外郎者韋嗣立薦義且奏曰恨其從父長倩犯逆爲累則天曰苟有材幹何恨微累遂拜天官員外郎由

是緣坐近親相次入省

右岑文本傳第二十武氏以牝雞託正陽之威逆理而行之天下不能誰何雖專以告訐斬伐讐人心然亦有道焉曰內亂而外治內不亂則不能次且自快外不治則此位不可以持久故誣長倩以大逆而錄子義以要官示不以私病公此豪傑尚氣者之所以屈心而狙詐冒利者之所以致死而胥臣之也韋嗣立可謂善薦士矣若避長倩不辜之嫌而



蔽義之實能則非公也不白其累乎則讒害者接踵而入故先舉義才而微恨其累則不疑而聽矣

徵自錄前後諫諍言詞往復以示史官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悅

右魏徵傳第二十一此事史書之不知信否然太宗始得天下而勸行仁義卒致太平者鄭公也當時謨議往往在人耳目徵雖不自錄人將不錄之耶不然不欲隱君之美非但

掠已美也馬周亦於獻替有補當時而臨終索所陳事表草一秩手自焚之曰管晏彰君之過求身後名吾弗爲也周之事君日淺雖忠亮有謀不減鄭公而知識勳勞名德之舊則少後之至其不伐則鄭公之事可慙矣



國朝 皇 朝 國 朝

頃少錄之至其不外限獲公之事可憐矣  
 忠貞亦精不減獲公而賦詩讀詩各體之書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六  
 蘇州府海鹽縣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四十七卷

雜論

唐舊書雜論十八篇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七

唐舊書雜論

志

崔仁師甚承恩遇中書令褚遂良頗忌嫉之會有  
伏閣上奏者仁師不奏太宗以仁師罔上遂配龔  
州

右崔仁師傳第二十四太宗征遼時劉洎嘗  
輕出言太宗頗怪之及太宗疾又有憂懼語  
故遂良之誣易入因賜自盡蘇翰林疑無是



事然觀仁師事史臣亦有忌嫉之語何耶語  
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人情大不美雖聖人  
猶曰不保其往也况利害之間哉王荆公亦  
疑揚雄無投閣事兩公意皆忠厚然雄之學  
惟未至於孟軻或不幸至此以劇秦美新觀  
雄意憂懼深矣後之君子必有能辨之者

桓彥範敬暉等既知國政懼武三思讒間引崔湜  
爲耳目湜反以桓敬等計議潛告三思及桓敬徒  
嶺外湜又說三思盡宜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乃

舉周利貞桓敬等聞利貞至多自殺

右崔湜附傳第二十四桓敬等忠於唐志必  
興復繼以中宗之庸患未艾也故與武三思  
同列而不辭夫與惡人處欲不伺其動靜而  
務通行則身易危而功不成其不得已而用  
耳目計之下也夫仁厚者固不肯爲人使而  
公使可使者必皆小人以敬桓二公之忠如日月  
無負而委情於小人之湜以胎禍後世不可以罪  
之者特其不爲身而爲國可以情恕耳雖然



亦足以爲立功謀事者之深戒也

蘇良嗣爲荊州長史高宗使宦者緣江採異竹將於苑中植之宦者科舟載竹所在縱暴良嗣囚之因上疏切諫高宗下制慰勉遽令棄竹於江中右蘇良嗣傳第二十五高宗非納諫之主而良嗣之名亦未信於朝廷也至囚王人而罷奪其所求高宗慰勉之不暇此事君臣皆可賢近古所未有也

韋挺爲御史大夫馬周爲監察御史以周寒士殊不禮之至是周爲中書令太宗嘗復欲用挺在門下周密陳挺傲狠非宰相器遂寢將有事於遼東擇人運糧周又奏挺才堪麤使太宗從之至盧思臺不可更進太宗怒除名

右韋挺傳第二十七人才豈有世族寒士之間邪挺不足以識周又輕之非也而周報挺亦甚矣謂非宰相器或者雖挾舊怨猶附公議至言才堪麤使加以萬里之行是擠之也周於此愧不忤矣



姚崇爲靈武軍使將行則天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則天登時召見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右張柬之傳第四十一時柬之已爲秋官侍郎矣按狄仁傑傳則天嘗問仁傑朕要一好漢任使仁傑曰豈非文士齷齪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乎則天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

乃召拜洛州司馬它日又求賢仁傑曰前言張柬之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仁傑曰臣薦宰相今爲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爲秋官侍郎竟召爲相果興復中宗呂溫贊仁傑云取軍計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蓋仁傑之勳如此而此傳乃專言崇薦之以其時考之仁傑之薦在荊州時後再薦乃爲秋官侍郎而崇之薦時已在秋官矣或者則天用仁傑言已深知柬之因崇純薦竟大用非崇



一 言便爲相也又傳曰仁傑所拔用至公卿者數十人崇自是仁傑薦用則天信重二人當有間也而舊史自相爲異其無法多此類突厥吐蕃數犯塞元忠皆爲大總管拒之元忠在軍惟持重自守竟無所克獲

右魏元忠傳第四十二元忠初以太學生詣洛陽上封事言吐蕃形勢將帥得失成敗曉然真經務才也至身自臨戎僅能保聚迄無成功然則人才豈一端而已必有能言之者

亦必有能爲之者故王者用人貴因其長計議折衝自兩事也若元忠當國守正嫉邪忠讜可與任大則不能少貶矣

初元忠作相於則天朝議者以爲公清至是再居政事天下莫不延首傾屬冀有所弘益元忠乃親附權豪抑棄寒俊竟不能賞善罰惡

右同上武韋之際執政者厥惟艱哉元忠直亮有勇當來周酷吏羅織方興尚不能自容而顛沛僅免者數矣至韋氏時何庸乃復親



附權豪哉觀其懇諫太女之請全軀固位者  
所不能爲後竟遭三思之黨構其與節愍同  
謀權豪之助果安在耶此近史臣私意也直  
史臣曰大帝孝和之朝政不由已元忠安石巨源  
至忠彥昭等行非純一識昧存亾徇利貪榮有始  
無卒不得其死宜哉陳情書以爲公請至是再啟  
右傳第四十二此謂魏元忠韋安石韋巨源  
蕭至忠趙彥昭也元忠在武韋時皆有忠節  
非苟從之者借使其間不能盡舉綱紀以正

朝廷或遜以免禍以其時孝之當爾也昭公  
前蘇不知禮孔子受以爲過陽貨謂孔子非賢智  
三品曰諾吾將仕矣道有時而屈也安石在則天  
蘇氏朝於內殿面折張易之顧左右逐出宋霸子  
表對在睿宗朝顯拒太平公主力保太子有大功  
西蘇云上不可信讒言二事皆勇過孟賁矣卒不  
昇其容於邪黨以至擯死此兩公何負而與巨源  
彥昭儉險附離輩並列而同書至謂行不純  
一徇利貪榮何其悖哉至忠雖柔佞猶時時



小附公議為一介之操不至於巨源輩可深  
 賤第因依太平以蹈禍則無可言者  
 長安中西突厥焉質勒與諸蕃不和舉兵相攻安  
 西道絕則天令休璟與宰相商度事勢俄頃間草  
 奏便遣施行後數日安西諸州表諸路兵馬應接  
 程期一如休璟所畫因遷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  
 三品又謂魏元忠李嶠姚元崇李迥秀等曰休璟  
 諳練邊事卿等十不當一也

右唐休璟傳第四十三休璟知四鎮山川迂

直又長於兵計故能險度不差若當時欲擇  
 帥則無以加顧責宰相不及邊臣諳事非也  
 而休璟又竟用此得宰相自古任人多此類

先是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為界張仁愿請奪取  
 漠南之地與河北築三受降城唐休璟以為兩漢  
 以來皆北守黃河今於寇境築城勞人費功恐終  
 為賊虜所有竟從仁愿奏六旬而三城就不置甕  
 門及曲敵戰格之具或問之仁愿曰兵貴在攻取  
 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當併力出戰迴顧望城猶



須斬之其後常元楷爲總管始築甕門以備禦議者以此重仁愿而輕元楷之曰與貴公文如以來持不可而當時卒從仁愿奏旣築城休璟與南備元楷至乃修之而議者皆輕元楷此似仁武長愿智勇俱勝而休璟元楷暗怯也然因河爲津不免侵軼若入人之地恃孤壘以守則兵食非十倍不可使力能守之亦可暫而不可久也休璟之慮遠矣兵在攻取亦無常勝若

前有堅敵勢必退守而無退守之城亦不可此似背水祇可一用而防戍難施也元楷之計得矣人專不以天下見其出我矣太出甚

時將建儲貳以成器嫡長而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意久不定成器辭曰儲副者天下之公器時平則先嫡長國難則歸有功若失其宜海內失望非社稷之福臣敢以死請累日涕泣言甚切至旣薨追尊爲讓皇帝與之出高跡不期而立數知數如

右讓皇帝成器傳第四十五後改名憲憲以



嫡長見議猶建成之當立也秦王創國所謂  
天與之人與之也高祖不謀而立建成建成  
不辭而當大統禍幾覆邦承乾魏王泰等事  
不戒前車之轍亦相傾危以至并棄夫禍福  
成敗之理本不難知而利害當前不啻丘山  
何暇自擇哉人情簞食豆羹見於色而能深  
知天命人事不以天下易其生非吳太伯其  
誰能任此耶蓋玄宗以藩王討國后雖英謀  
獨斷而事成不成間不容髮於唐實再造之

功無異秦王衆所屬也憲雖鑑往事而懼然  
明識先定不爲大利中搖蓋高世難能之行  
不但明哲保身而已玄宗旣內懷推已之德  
故一切褒崇終始恩厚亦前古所無夫讓非  
難讓而不處其嫌之爲難憲旣通達故克自  
抑畏不干時事使間言無從而入豈特玄宗  
天性篤於兄弟而然哉觀肅宗親玄宗子旣  
以功遜位而李輔國構其間玄宗晚節猶自  
恨以謂吾兒不得終孝道夫親愛何足恃哉



魏知古改紫微令姚崇深忌憚之陰加讒毀罷知政事三年卒宋璟聞而歎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能兼之者其在魏公肅宗時之宗子也右魏知古傳第四十八知古彊諫守節不愧廣平之稱崇方勁雖不及璟然當時同稱賢相言忌憚知古人情不相若或者有之至陰加讒毀則崇不應爾也讒毀必有言何得不載故凡史臣書事欲信於後世者必著其事之實不然誰不可以加諸耶蓋古事而野然

韓息復開元初爲諫議大夫時山東蝗大起姚崇爲中書令奏遣使分往河南河北諸道殺蝗而埋之息復以爲蝗天災當修德以攘之恐非人力所能翦滅上疏云云崇廼請遣息復往山東檢蝗又請劉沼詳覆沼希崇旨遂捶撻百姓回改舊狀以奏之由是河南數州竟不得免息復遂爲崇所擠出爲德州刺史武劍而發其難其難曰不四

右韓息復傳第五十一修德攘災雖王者所務然蝗遍天下不加驅捕坐視饑罄父子相



食而曰天災勿除但當修德夫德修一日何  
足以弭已然之變而政事暫弛則患不勝滋  
出矣要患至先除而後退自儆勵其誰曰不可  
秦之患復書生守文而崇慮變深以事不合旨出  
高麗爲刺史非擠也言漢時對百越回文亦然  
魏光稟奏請行用魏徵所注類禮上令元行沖撰  
義疏將立學官張說駁奏孫炎始改舊本有同抄  
書上然其奏行沖恚諸儒排已著論自釋史臣曰  
此道非趣時之具其寤宜哉山東融大武校崇

右元行沖傳第五十二戴禮已號殘缺補綴  
然聖言尚多有之及弟子門人所述不可廢  
也孫魏編類之書不能增益秦漢以前乃欲  
如遺經加義疏列學官何哉張說自非純儒  
不爲章句者聚徒修書日不暇給要皆破碎  
無補未免於此累也然至於行沖等欲經外  
別立學則說亦知其不可矣行沖務黨已學  
猥爲同異而史臣又謂此道非趣時之具抑  
末也哉



牛仙客初爲縣小吏在河西節度時省用所積鉅萬上大悅以爲尚書張九齡執奏不可乃加實封九齡罷知政事遂同中書門下三品仙客旣居相位所有錫賚皆緘封不啓百司咨事曰但依令式可也不敢措手裁決

右牛仙客傳第五十三用人雖無流品之異而蕭何亦不常出至用簿書倉庾之才位宰相嗟夫人主惟無以聚蓄賞臣下將無所不至也

安祿山叛以封常清爲范陽節度得兵六萬皆備保市井之流乃斷河陽橋於東京爲固守之備賊大軍至常清戰敗奔至陝郡遇高仙芝具以賊勢告之云恐難與爭鋒仙芝退守潼關監軍邊令誠言仙芝常清撓敗之狀玄宗怒遣令誠齋敕斬之右高仙芝傳第五十四街亭之敗諸葛孔明以馬謖違節制戮之以徇而習鑿齒非之以謂明法勝材不師三敗之道亮志清中原成師而出謖舉動失利戮之以徇似未過也而



尚以見譏開元天寶太平日久變出不意河  
北根本一朝盡陷顧責常清輩率市井白徒  
獨當其鋒銳敗不亦宜哉東都既覆仙芝度  
往必并沒遽保潼關未爲全失且二將名驍  
言勇赦而使過未必無後効而以令誠一言奔  
走危迫之中先自割其手足既不足以勵諸  
大軍將而徒沮士心時旣乏人至舉數十萬衆付  
哥舒翰病廢憤曹之人奸人又從旁逼遣  
之戰大潰幾覆宗社惜哉

李林甫猜忌不見於詞色已自封植朝望稍著者  
必陰計中傷韋堅以皇太子妃引居要職實圖傾  
之乃潛令楊慎矜伺堅隙賜堅自盡慎矜權位寢  
盛又忌之廼引王鉷託以心腹鉷誣奏慎矜族其  
家鉷權盛林甫亦畏避之國忠之誅王鉷鉷以表  
示林甫不許賜鉷自盡

國忠右李林甫傳第五十五王鉷傳第五十六韋

揚王皆以賈販穿窬之才內阿主欲外附權  
利破人門族圖已富貴而人亦從而傾之譬



如禽獸之趨食更誘其儕類以就網罟而身  
隨烹滅前者死後者益來悲夫主於公則  
國忠薦鮮于仲通率兵八萬討閣羅鳳于瀘南全  
軍陷沒國忠掩其敗狀敘其戰功又使李宓率師  
七萬再討南蠻不戰而敗李宓死于陳國忠又隱  
其敗以捷書上聞自仲通宓再舉討蠻皆中國利  
兵物故者十八九舉二十萬棄之死地人銜冤毒  
無敢言者

李林右楊國忠傳第五十六趙高事二世專務塗

齊北其耳目山東盜起而不聞後二世悔問左右  
何不告我左右曰臣若言之死已久矣二世  
庸蔽指鹿面謾自不能知何暇問關東哉若  
玄宗英武不世出國忠才駑下非秦事比也  
然一旦恣肆權去已手昏不知察其禍乃不  
減趙高之於胡亥至覆軍二十萬以敗爲勝  
旁無人敢以聞者何哉人君惟內有所嬖不  
暇卹外事有所信不能擇忠良則堂下之事  
雖如丘山無由識之國忠知上之可以欺而



欺之奸臣之常情而當時滿朝豈無忠賢  
二然人人畏憚國忠不敢漏其事近有國忠  
而蒙昧如此則遠有祿山十年包藏何從覺  
之哉故荀子論不蔽之福蔽之禍益相去其  
間不能以髮可不慎哉君不察其弊以不  
立宗英為不世出國忠不世出非秦車也必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七







